

康特波雷事故

喬叟著 方重譯



雲海出版社發行

喬 重 著
方 重 譯

康特波雷故事

雲海出版

目次

喬叟和他的康特波雷故事（代序）	（一）
巴斯婦的自述	（二一）
林邊老嫗	（四三）
童子的歌聲	（五五）
意大利故事	（六一）
三個惡漢尋找死亡	（八九）
腔得克立	（九七）

喬叟GEOFFREY CHAUCER:和他的康特波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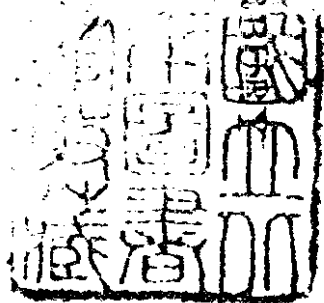
CANTERBURY

TALES 故事

方重

——代序——

近來常同友人談起我國文藝的將來，不免想到西方文藝的盛況，究竟發軔於何時，當初的社會政治以及學術文字是怎樣一個情景，於是追溯到英國近代文學的肇興，當在六百年前，其時英國社會不安定，政治沒有上軌道，學術不算昌明，文字還在借用大陸上的法文和已經失了生機的拉丁文；可是那時出了一位文人喬叟，體會人生，由黑暗裏打開光明，由紛亂中清出條理，握起一椽靈動的筆桿，譜成數千萬言的長詩，繪盡一時的生活動態，於是勘定了數百年文字的基礎，指出了一個偉大民族文風的定向。



關於喬叟的生平，今日學者所發現的事實很少，且有許多疑題至今也無從解決。即如他的生年，現在一般喬叟學者雖已公認爲一三四〇年左右，但究難得一確切的結論。不過他死在一四〇〇年已沒有疑義。總之，他對於社會與文化最有貢獻的時期，佔了十四世紀的後半葉。那時英國王朝經過了愛德華三世和利查二世兩帝。在喬叟的最後一兩年中，有精明能幹的亨利四世卽位，可惜詩人沒有看到那強盛的景況。他的一生凡六七十年，當時社會上一般的情形都還很粗陋；道途狹隘泥濘，盜賊常見，行旅艱難，且爲安全起見，不得不結伴侶。房舍除却資產階級以外，都極簡單骯髒，冬天地上舖草以取煖，吃時無刀叉，就用手指進食。衣服以職業而別，某人爲木匠，某人爲商賈，一望而知，不講究式樣的美，而專事紅綠顏色的華麗奪目。

十四世紀後葉是一個不很太平的時代。勞工與優閒階級的鬭爭非常猛烈；好幾次暴動，差不多有社會革命的現象。在喬叟一生之中，曾發生過四次瘟疫。愛德華在法國，利查在愛爾蘭，龔脫(John Gaunt 喬叟的護主)在西班牙，都有過戰事。

龔脫爲利查的叔父，一時聲勢赫然，爲了爭權，釀成政局上的不安。至於宗教方面有威克里夫等人的改革運動。在學術文化方面看來，這也是一個青黃不接的時期，意大利的文豪如佩脫拉克（Petrarch），薄伽邱（Boccaccio）固爲喬叟同時代人，許多大學也在一三四〇年至一四一〇年之間建立，可是當時的教育標準不過是普通讀寫的能力，諳通法語，略涉拉丁而已。

喬叟時代的文字，尤其是在一個不定的狀態中。在一三六〇年左右英國各地的方言沒有一種夠得上做文學的工具，除此以外也找不出一個特殊的藝術文字。當時英國的白話雖已逐漸普遍，在學府裏，法庭上，以及議會中，都慢慢通用起來，然而詩人們仍在暗中摸索，無所適從。所以喬叟同時的一位詩人高厄（Gower）先用法文寫詩，次用拉丁，最後一部作品才用英文。且各地方言的結構懸殊，西北方的音調適於古時鏗鏘的詩句，而中部及西南方則較爲溫柔，適用韻律；分屬兩派，格格不入。喬叟是倫敦人，倫敦屬於後者，這是國都所在地，政治上雖具有相當的力量，然大都還是喬叟的作品，和其聲韻與句法上的優美，竟使這後起之秀的倫敦方

言成爲六百年來言情達意的主要工具。

喬叟之能有這成就，並非偶然。當時倫敦的白話原很粗鄙，朝野人士爭相以用拉丁文或法語爲時髦，爲高貴。沒有人能看得出這流俗的話有什麼好處。或有什麼美。在實用上雖有它的地位，但喬叟以前的好詩沒有用過這倫敦的方言，他同時的詩人都以法文作詩爲榮，有才氣的作家大都生長於他處，而他處的語言又過於陳腐。祇有喬叟看準了倫敦方言是有生氣的，有無限的發展可能，以他的天才和他在法文詩方面的研究與修養，將其中的韻調參雜進來，把法蘭西和條頓兩源流的字眼句法選摘混合，融會貫通，決心造成一種新鮮優美的文字，俾人人有所適從。這工作惟有卓絕超羣的文聖才能辦到，才能成功，比起意大利的但丁來，英國喬叟的勳功偉績，確是有過無不及。

根據我們所知道的喬叟生平的簡單事略而言，好似研究莎士比亞一般，看不出他內心修養的究竟，除非細讀他的偉作。我們知道他的父親是倫敦的酒商，與朝廷常有往來，因爲飲酒是當時朝野主要的風尚。喬叟自幼當然是智慧過人，喜愛書本

的。在他十七歲時我們才聽得他已在伊利若白公主家充當侍童，兩年後，隨同家主出征法國被俘，愛德華王曾出資將他贖回。八年後，詩人與王后的一個女侍官結婚，同時又得王子龔脫之寵遇，不久，龔脫且與喬叟成爲聯襟，故關係更加密切。自此詩人受英王之命，屢使法意各國，後又主持稅務貨收等職。在這時期中，我們可以猜測他一面行使職務，一面寫作。後龔脫失意，喬叟也暫不得志，不過這是短時間的事。利查卽位，授喬叟以修造倫敦公共建築之職。亨利四世乃龔脫之子，登王位時，增加詩人的恩俸金，但一年後喬叟就逝世了。這是喬叟一生可記載的事。經學者考證推究，雖添了許多細節，然大體上總逃不出這個範圍。偉大的作家和歷史上多少名人一樣，後世沾澤他們的賞賜，却追究起身世來，往往難得其詳。

喬叟有作品擺在我們前面，已夠我們一生享受了；他主要的極作，早期有屈羅勒斯與克麗西德 (Troilus and Cressida) 敘事浪漫長詩一篇，後期有康特波雷故事。此外長詩抒情詩尙多，本文專爲介紹他的康特波雷故事一部極作，不及旁涉。

總括而言，喬叟這部長作是十四世紀最忠實的一幅活動生活圖，寫十四世紀的

社會史家不得不以此為最佳的史料。大體而論，它是詩人中年時代的成熟產品。全詩凡總引 (Prologue) 一篇，長八百六十行，故事二十四篇，長短不一；長的如武士的故事，約二千二百五十行，短的如女修道士的故事，不過二百行；每篇故事之首大都有一小引一段，而長的引序如巴斯婦 (Wife of Bath) 的自述也有八百五十行左右，短的惟數十行。然文學作品並不像歷史一樣從頭順序列論，尤其是長篇詩作，全看作者的興會所至，寫作的先後很難依照原定的計劃按步而行。喬叟的這篇偉作，當初既是在不同的時期分部寫出，現今所存的原稿也零亂無序。喬叟學者們化費了多年的心血，勉強理出一個暫定的秩序，還隨時有新的發現新的更動。

康特波雷故事總引八百數十行，用五音步偶句詩體，為英國文學裏一首最新鮮優美的描畫詩，不是觀察精密，喜愛自然與人生的作家，決然寫不出來。開頭他講「當春風吹過原野和丘林，使新嫩的樹芽透露，那韶華的太陽已轉過了半邊白羊宮宿，小鳥唱着曲調，通宵睜開着眼兒睡眠，因為煦和的時光在撥弄它們的心弦；這時節人們也渴望着朝拜四方名壇」。這些朝壇的人們代表着喬叟時代的各階層，各

行業，他因而得有描寫社會上各種人物的一個最自然的機會。最負盛名的聖壇就是康特波雷的聖托馬斯 (St. Thomas) 神座，由倫敦向東南緩步而行，可有三四天的路程。詩人寫道，過了倫敦橋有個泰巴客 (Tabard Inn) 店，在那裏不期而會，來了將近三十位朝香客，詩人自己也在內。泰巴客店的老板看得高興，在衆人分頭去休息之前，提議次晨結伴同行，路途上不怕寂寞，約定每人在去程中應講兩個故事，回程中又講兩個故事，朝拜回來，最後一宵仍宿泰巴，誰講得最好一個故事，那夜的晚餐由其餘衆客公攤餐費，以資慶賀。若照這成議而行，喬叟應該給我們過百數的故事；而現在我們的收獲，却祇得二十四篇，且有幾篇還不完整。可是僅這二十餘篇的敘事詩，已很值得我們欣賞無餘了。

喬叟原定的規模未免龐大，這本是中古世紀文學的特性。喬叟的天才使他能抓住核心，看準全部應以活動的人生爲對象，所以結果雖在形式上未能完整，但在精神上，藝術上，却已演出了一部偉大的人生喜劇：詩人猶如造物者，竭盡了描畫的技能，把一時代的社會人物和生活，情感和思想，用真切美妙的詩曲傳達出來。

他這三十位左右的朝聖客中，真是包羅萬象，無奇不有。武士帶着他的兒子，和一個侍從，以及勤務一人，代表中古時代的軍界人物。醫生，律師，牛津學員，和詩人自己，是自由職業的份子。農業方面有耕夫，磨坊主，貴族邸宅的管家人，和小地主；工商業方面有商人與船手，有巴斯婦，織工匠，染匠，家具商，有法律學院的管帳員，廚司，以及好高談，饒生趣的客店主。此外尚有鄉村牧師，教區法庭的傳達，和司祈禱的教士，僧侶，女修道士，與其所屬的教士，以及賣赦罪符者。這是英國中古世紀社會人物的全景。每個人的狀態，動作，衣履，以及習尚，言語的聲調，無不刻畫如神，好比我國古時的一張大幅工筆人物圖。這不但為近代文藝技術上一個新貢獻，竟是英國思想史裏一大轉捩點，近代的科學方法已開始應用到習俗人物的描寫上來了。喬叟把人生喜劇中每一幕景，每一角色，不論雅俗，祇是實錄下來；他可謂西方近代第一個寫實主義的作家。關於他這個主張，祇要讀總引後段二十行詩，說明他寫作以忠實為第一任務，把自己認為人生的記錄員，便可知他是毫無猶疑的。

我們平時讀史，以為帝朝的興亡，執政者的生死言行，戰場上的勝負，以及一時權顯的明爭與暗鬪等等，都可算做史跡；殊不知文學的深刻敘述，以一般生活動態，社會各單位的思想與情感為對象，才是最值得後世觀摩的人生真相，才應認為人類活動變遷的史實。我們想真正懂得英國十四世紀的歷史，有得流覽關於愛德華與利查的記載，遠不如細讀喬叟這篇康特波雷故事的總引。那遠征歸來的武士，那女尼，教士，僧侶，和他們各個對於生活的觀感；那長着八字鬚鬚的商人，為搬弄是非而奔走的律師，那磨坊主人，鼻上堆起硬瘤，嘴巴像爐灶一樣大；那長腿光頭的管家，以及牛津的窮書生等，作者把他們集攏一處，靜看他們彼此意見的交流，留下這幅社會的真影來，使我們深切認識這個時代。

不但如此。如果喬叟祇寫了一篇總引，我們應可把它人物的描寫看，當社會的繪畫看，當做二三十年通行的無聲影片看。可是最近無聲影片的地位已被有聲影片代替了，銀幕上的世界又臻完美了一步，行動之外已能發出聲音。然而銀幕究竟還嫌隔膜，不如劇壇上有血有肉的立體人物來得真切。喬叟的康特波雷故事全部，却

兼銀幕劇壇的美點並有，且作者的技術與讀者的想像會流，使這總引與後面各朝香客所講的故事綜合而成爲一個完整的人生喜劇；在全劇中這八百餘行的總引祇算是開場時的歌舞，是現代劇作者所慣用的佈景人物的長篇說明。故事全部是世界各國文學中數一數二的偉大詩劇；希臘悲劇是片段的，近代的偉作如浮士德 (Faust) 是哥德個人的經驗與想像，集中於幾個角色的推演，塞萬提斯 (Cervantes) 的唐吉柯德 (Don Quixote) 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雖各有其偉大劇情，却缺少些詩歌的優美性。法國的巴爾扎克會名他的全部小說爲人生喜劇，不過任何寫實小說集都可以此爲命題，却没有整個的，相互輝映的概念或詩的薰染。惟有但丁的神曲，斯賓塞的仙后，和彌爾敦的失樂園，以及古時的長篇史詩可以比擬，可是這些偉詩大都與作者目前的社會相去較遠，在其他方面取長，却按不上一個人生喜劇的題旨。喬叟如何得到這個型式的呢？這是學者們認爲一個有趣的文學影響問題。然而文學型式的影響，經過許多變遷曲折，是文學檢討中最繁複，最機微的一部分，喬叟作康特波雷故事，集古典文學，法蘭西，意大利的文學，甚至東方的色彩而俱備；狹

義而論，他的型式，或得之於意大利文豪薄伽邱的十日譚，而更相近的，或爲舍卡皮 (Sercambi) 的故事集。我們就是知道了這一點，並不能幫助我們明瞭康特波雷故事的整個藝術，這部人生喜劇還需要我們能埋頭去原作中探尋才是。

他這些個別的故事，與每個講故事的人物，有密切的劇情關係。每篇故事並不能獨立，或者可以說，不應該讓它獨立，使它失去了作者的原意；等於劇文不應離開劇中人物是一樣的道理。因此有許多故事中夾雜着長段的理論，或枝節，讀故事的人以爲喬叟不會寫得好故事，其實還是讀者不懂得全部的劇情。我們不可忘記每篇故事都有一個講的人，而他在講的時候，你我並非他的對象，其實有二三十個進香客都在騎着馬前進，有的也許在看春光美景，有的也許還在低聲說笑，不過大多數的人當然在靜聽，還有那客店主人哈雷貝萊 (Harry Bailey) 在主持一切，監視着不肖之徒擾亂秩序。這許多香客，各有各的職業，社會背景各不相同，各有各的個性，溫和的，暴躁的，慈祥的，險惡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在故事前後的引詞與結語裏，寫他們彼此有時翻了臉，有時增進了友誼，或牽涉到職守上的尊嚴，或

損犯了人格。磨坊主喝醉了，要講一個木匠和他妻子的故事，顯然不見得雅馴，還沒有開口，那貴第的管家人就反對，說不該嘲笑婦女，其實這管家自己原是一個木匠，也不是什麼正經人，磨坊主却借酒三分醉，挖苦了他一頓，仍舊講他的故事。講完之後，管家不服氣，接着就來一個笑罵管家的故事。至於後來遊僧與教區傳達的惡鬪，更是這大喜劇中一幕插戲；譬如人生也有小波折，我們每個人走着世上的路本是由喜怒哀樂不同的情緒組成的，詩人叫我們看清楚人世間不過是一大劇場，壇上的衆香客正在前進，連詩人自己也在內，我們應學習以入世之身，具超世的眼，才不致受環境的壓迫，而察得生命的真義。詩人給了我們這個人世的縮影，讀者應知怎樣去體會。

有了上面的認識，我們且看每個故事的性質和內容。喬叟，莎士比亞，以及其他第一流的作家，都不杜撰故事的，每篇都有它的來源。康特波雷二十幾個故事，洛易士 (J. L. Lowes) 教授說，可分為兩類——一類取自書本，一類取自民間傳說。研究第一類，可把喬叟同他的原作者相比較，見出詩人的敘述藝術和他的創作

能力。舉一個例：第一篇武士的故事，取自薄伽邱的苔西德 (Teseide)。喬叟的故事却祇有四分之一是取材於苔西德，其餘四分之三為詩人自己所增添；所以雖說他的故事根據着從前的作家，却不是說喬叟是一個抄襲者。研究第二類，我們知道民間傳說往往多年相襲，變化甚多，詩人却抓住了最精彩的一點，然後用盡藝術的手法，盡量發揮，成為最能代表作者個性的精美產品。在書生的故事裏，講溫柔美麗的鄉下姑娘格麗西達 (Griselde)，被某貴爵選為夫人，入宮後一再受他的試探欺凌，她仍始終不改初衷。這傳說在歐洲流行得很廣，追究其最初的根源恐是古代的神話。喬叟利用這材料寫成最美的敘事長詩。如果喬叟不是詩人，當然不會把這情節視為好的小說材料，假若有心地平凡的人把這首詩作小說看，未免要錯認為傷感主義的作品，可是喬叟以他用慣的七行三韻的詩節，悠揚和諧，使格麗西達的美德由那韻調中滲透出來，這千餘行的一首詩便成了古今文學中不可多得的絕作。

至於各故事所代表的種類，可謂集所有中古世紀敘述方式之大成，不過這裏無法詳述。主要的有浪漫詩，如武士的三角戀愛故事；有布勒頓的民歌，如地主的故

事；有天方夜譚一類的東方神怪故事；有勸善性質的寓言，如赦罪者的殺死魔的故事；有亞肅王式的傳奇，如巴斯婦的故事。最好的一篇鳥獸寓言是女尼同行的教士的故事，寫一隻公雞和一隻狐狸互相欺騙的事，筆法十分輕鬆，各國藝術化的寓言詩恐難見其匹。此外尚有五首法國式的故事詩，如磨坊主，管事，船手，遊僧，及教區傳達所講的故事；家教化的勸導故事，聖徒事略的傳說，諷喻，古典式的人事慘變記，以及詩人自己所講的一篇做體遊戲詩。凡此種種都是借原有的格式與內容，融化出來，變做優美的藝術品。

最後我們不可忽略了康特波雷故事中的一部份，討論那百談不厭的婚姻問題，這可稱爲「婚姻故事部份」，自成段落，起自巴斯婦的自述，至地主的故事爲止，共得故事七篇，穿插着引詞和各種劇情的曲折，凡六千三百行左右的詩句，爲這部分人生喜劇的主幕。這一幕的主角當然是巴斯婦，她最先提出了這有趣的男女結合的題旨，並且以身說法，引起了衆人的注意，所以凡是本幕其他各角色，無不提及巴斯婦，以她爲中心。她的題目是婚姻中的憂與樂；而她自己已嫁過五個丈夫，隨時

還預備嫁第六個，當然這問題惟有她可以提出，她才是權威。人的天性，她說，是不可違抗的；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自然的規律，應享受而不應假裝正經。她是一個女子，把女子的心理毫不掩飾地披露着，並說明家庭應以女子爲中心，男子爲附庸，使男子聽了個個不寒而慄。她說，家庭生活是不是可以美滿，全看丈夫能不能順從妻子。她自己做到了這一步，她是一個行樂主義者，所以她高歌着：

「啊，上天，上天！我想到我曾年輕快活，不免心底裏作癢。我曾經及時行樂過，至今想來猶覺滿心暢慰。可是，苦呀！時光可以毒害一切，竟把我的勁兒，我的紅顏都攫奪去了。去罷，再見了！魔鬼跟你走！麵粉已飛散，再也集不攏；現在我祇能把糠粃賣個好價錢出來；可是雖然如此，我還是要尋求快樂」。這是人性赤裸的表現，從心坎中發出的曲調！

然馬背上的朝香客中不乏端莊正經的人，聽了何能漠然不顧呢？女修道士潔白若天使，是巴斯婦的敵面對照，惟其如此，巴斯婦的那一套術語，輕薄的腔調，她根本沒有懂得，所以沒有理會。還有篤守教義的鄉村牧師，與道德文章的牛津書生

却感覺受了侮辱，不肯放過；况巴斯婦自述她第五個丈夫，就是學府出身，竟受過她的虐待，書生聽着自然更是耿耿於心，所以等她的浪漫式的故事講完，遊僧與教區傳達兩個彼此一場惡罵，各講故事一篇以出氣之後，雖已過了一天，書生却是能忍的，到了次晨，客店主人哈雷貝萊叫起他來講故事時，他仍繼續這婚姻問題，把溫柔的格麗西達屢次受挫的事，用最饒詩意的文字表達出來。這當然是針對巴斯婦而發，在故事的意旨和風格上，在態度上，方式上，處處與巴斯婦相反。我們可以想像當時各香客聽後應作何感想，作何表示；那必然是一個最饒劇趣的一景，爲所有文學作品裏不易讀到的佳境。

這樣德性完美的格麗西達而屢受委屈，誰聽了都要同情；香客中有一個商人尤深爲感動，原來他自己結婚不到兩月，已嚼夠了新婚的苦味，格麗西達在他看去真是天仙一般；恐怕商人聽完那美妙的故事後，不免要私下長歎一聲，不願書生就結束了這場美夢，使他又落進惡濁的實際生活裏去。具有這種心情，難怪他會盡量披露着生活的真相，作最銳利的諷刺；他說，水性楊花，原是女子天性，不足爲奇，

然而男子如果頑固愚拙確實是不可饒恕的。這樣說來，商人不惜連自己也罵在一起，另一方面他也正好藉此回覆巴斯婦，有似她的丈夫又復活了出來，申說着自己的立場一般。他的意見是這樣：女子可以跋扈，不講理，以克制丈夫爲能事；可是祇有昏聩糊塗的男子才會把妻子放縱得那樣。客店主人聽完之後，加了幾句按語，喊起武士的侍從，要他講個普通愛情的故事，好換一換口味。侍從講的是一個神怪故事；在康特波雷故事裏這是沒有寫完的一篇。地主見這侍從很懂得一點宮庭式的禮貌，故事的內容，似乎取自東方傳說，以中國元代的成吉思汗爲出發點，使他聽得也十分高興，激動了他的心弦，於是重續婚姻問題的討論，講了一篇很有意義的故事，提出了一個要點：夫婦之間惟有互敬互愛才是理想的原素，才是家庭快樂的基石。一般人以爲結婚是愛情的坟墓，因爲實際的男女共同生活，使一方面壓制另一方面，這是錯誤的，畸形的；失卻了平衡，忽略了彼此容忍，體貼，和相敬如賓的基本原則。喬叟看準了這位與世無爭的，懂得享受人生真趣的小地主，是香客中最無成見的一個角色，他的鬚鬚像雛菊一般潔白，臉頰紅潤，可稱爲美食主義者伊

璧鳩魯先生的一個好兒子。婚姻問題在他看來是實際生活的一部分，應該就事論事，巴斯婦的偏激，書生的空幻，商人的諷刺，都不是合理的解決。他所提出的這點意見，是值得其餘各香客擁護，值得我們後世讀者玩賞的。

如是，人生喜劇中很重要的一幕終了場，洋洋六千餘行的詩曲，誠可謂世界文學中的奇觀，其中的寶藏，遠非我這枝笨筆所能道其萬一，全看讀者如何去虛心領略了。

在全部康特波雷故事中這一部分至多不過佔了三分之一的篇幅，除此之外的故事，如武士的派拉蒙 (Paramond) 那樣深情，如女修道士的小學生那樣悽惻，如女尼同行的教士的公鷄與狐狸那樣生動，如赦罪者的醉漢們那樣沉着，藝術的格調，應有盡有。本文的任務祇在介紹。偉大的作品如康特波雷故事，偉大的詩人如喬叟，這裏當然說不了多少，不過私心所祈禱的是：

中國來日的文藝家，在他未成名以前，或者會偶而拾起一本喬叟詩集，或係原文，或係譯文，像英國的現代詩人約翰梅恩非一樣，也許會感覺發現了珍寶一般，

深深受到了詩的浸禮，從而建立一個偉大悠久的將來，數百年後，你我的子孫該可以得到一點精神上和藝術上的啓發與安慰吧！

一九四三年盛夏於樂山萬佛寺

巴斯婦的自述

「經驗，在世上雖算不得什麼權威，但爲我做談婚姻中的煩惱之根據却儘夠了；因爲自從十三歲以來，諸位，感謝永生的上帝，在教堂門口我已接待過五個丈夫，我已結婚五次之多，——他們各有各的地位雖不同，却個個都是很正直的人。但不久以前，我曾聽人說起，基督只到過一次婚禮，在加黎利的挨那地方，由他這個例子看來，他是教我不應結婚到一次以上的。囉，且聽，神凡合一的耶穌在井邊，責備一個撒馬利亞的婦人的話，說得何等嚴厲：『你已有過五個丈夫』，他道『且現在你所同居的一個還不是妳的丈夫』，他確是如此說的。他究竟用意何在，我不能說；但我却要問，爲什麼那第五個不是這撒馬利亞婦人的丈夫呢？他應該和幾個人結婚呢？在我的生命之中還沒有聽說過這一個確定的數字。人們儘可上下猜度，我確實知道上帝會命我們滋長生育；關於這點的經典，我是十分明白的。我並且知

道他還說過，我的丈夫應該離棄父母，而來就我。不過他沒有講明數字，重婚兩次，或是八次；人們又何必必要詬罵這件事呢？

「囉，請看所羅門先生，那位賢明的國王；我信他不只一個妻子。願上帝准我有半數的滋潤機會！他有那樣多的妻妾是何等天賜的幸福啊！現今世上的人已沒有一個比得上他的了。天曉得這位高貴的國王，我想來，和每個妻妾在新婚之夕，都有無限的暢樂，他的幸運真好。祝福上帝，我也結了五次婚！他們都是經我選擇出來，在體力方面，和金錢方面是最美滿的。學府進得愈多，學問愈完善，在不同的工作上愈多操練，確可造就出盡善盡美的工匠；經過了五個丈夫，我也成爲這一門的學者了。歡迎第六個來，不論何時。老實說，我不願完全守貞。我的丈夫辭別了世界，馬上又一個耶教信徒來娶我了，像聖徒所言，到了那時，上帝照着我自由改嫁了。他說，結婚不是罪過，出嫁比讓淫火燃燒好些。人們說起賴謨奇重婚，罵他無恥，可是這與我何干？我知道亞伯拉罕和雅各都是聖人，據我所知，他們就有兩個以上的妻子，還有許多其他聖徒也是一樣。你們何曾見過天神明白禁止結婚了

的？我求你們告訴我。或是他在那裏規定了童貞的一條的？你們也和我一樣，清楚這一層，當聖徒論貞潔時，曾說他提不出什麼戒律來。也許有勸女子守身不嫁，可是規勸並非律令。他是讓我們自主的，因為上帝如令女子守貞，那就是說他禁止結婚。而且事實上，假如不下種子，處女又何由得生呢？保羅未得他的主子授命，是不敢頒令的。貞節的錦標樹立着：誰能奪取，就可得到，祇看誰跑得最快。可是這句話，也非任何人都可引用的，惟有神賜的天才方能取得。聖徒是貞潔的，我很清楚，可是他雖寫着願個個人都學他的模樣這些話，還不過是規勸閨貞的意思。他却給了我嫁人的自由；所以我不怕羞，也不怕人責我重婚，我的配偶死了，我就可改嫁。能不與女人接觸就最好，因為把火和麻屑放在一起是很危險的：你們該知道這是譬喻的什麼。總起來說，這聖徒認為守貞比懦弱者的婚姻較為完美。我稱之謂懦弱者除非夫婦能夠終身克慾。

「我承認，把守貞看得比重婚勝一籌我並不反對。她們願將身心同樣保持潔白，我也不誇傲我自己的情境。你們也知道一位貴爵的邸宅內不能每件器皿都用金

製，也有幾件是木質的，而也可以有它們的功用。上帝的呼喚各有不同，各人的天賦也各參差，有人是這樣，有人是那樣，全憑上帝的意志而分配。貞潔和誠心的節育都是很高尚的美德，但基督是美德之祖，他却並未叫每個人把所有的一切都賣盡，施捨窮人，就這樣跟隨着他的蹤跡而去。他對那能有高遠造就的人是怎樣講的；可是請諸位原諒，我却不是其中之一。我願將我生命之花獻給婚姻的动作與果實上。……

「我可並不是說人人都應結婚。……那樣的話貞操就失去了意義。基督雖變成一個人，却仍是貞潔的，且自從天地初創以來，多少聖者也都是如此。我對於貞德並無菲薄之意。她們是提淨了的麥子所做的麵包，讓我們這些出嫁的婦人被喚做大麥麵包好了，可是馬克書中講到我們的主耶穌却用大麥飼養過多少人呢。上帝所昭示我們的境遇，我將保持着；我是不頑強的。為妻的工具我必依上帝所賜而儘量利用。我若矯情作態，願上帝給我愁苦！我的丈夫想付債時，無論早晚都可放肆。我決不退讓，我要一個丈夫做我的債主與奴從，在我做他的妻子的時期中，他的肉

體上將受相當的苦難。我活着一天，我可以控制他的身子，他却不能控制我。聖徒所傳授給我們的正是如此，並令我們的丈夫善愛我們。這一切說法我聽得頗以為然。……

但我却要請諸位不要錯認了我的意思，我這樣任性談着；因為我無非是秉性好耍。現在，諸位呀，我將繼續講下去。——我願再嚐不到一滴麥酒，如果關於我的幾個丈夫我造了任何假話，我說他們中間有三個是好的，兩個是壞的。三個好人，富有而年高，他們差不多不能實行對我的條件。你們懂得我的意思了！上帝助我，我想起晚上如何逼得他們可憐，不免可笑！我認為沒有佔到他們什麼便宜。他們給了我產業財寶；我不用再謀取他們的情愛或奉承他們。他們十分愛我，所以我就不再珍視他們的愛了！明達的女子都是一樣，沒有愛反努力去求愛。但我既掌握住了他們，並取得了他們一切財產，又何必再化心力去求歡呢，除非為我自己的利益和快樂？我控制着他們，許多晚上，他們嘆息！我想厄色克斯的鄧摩地方償給新婚和諧夫婦的醃肉不見得會他們領到手。我定出規條來管制得他們十分和順，每一個由

市上帶美品給我，無不覺得是幸福是快樂的事。我和顏對他們，就可使他們鼓興，因為上天知道，我罵起來是兇惡不可當的。

「請聽哪，聰明的婦女們，且聽我的處理方法是何等的狡詐。你們也應該學習，他們也應指出他們的錯誤，男子遠比不上女人那樣能發誓撒謊的。我這句話不是爲賢明的妻子而言，不過她們有時或許也稍有差錯的時候，且不妨一聽。一個賢明的妻子如知道怎樣抵制她的丈夫，應使他相信牛已發了瘋，且拉胡婢女來證實；請聽我是怎樣應付的。」

「你這老糊塗蛋，這就是你的勾當嗎？爲什麼鄰家妻子那樣好看？她到那裏都被人尊敬；而我却没有好衣飾，只得困守家中。你去鄰家做什麼？她就那麼美？你愛上了她？你對婢女私語些什麼？天有眼！你這貪色老漢，莫開玩笑了！我無辜接待着朋友閒談，或去他家玩耍，你却像魔鬼一樣咒罵我！你醉得像一隻老鼠回來，還坐在轎上教訓人，鬼找到你！你告訴我，娶了一個窮女人真倒霉，化不來；可是她若有錢有勢，你又說受不了她的傲慢。她如果好看，你說貪色之徒都要來找

她，你這壞蛋，四面受敵的女子，是不能久守貞潔的。你說有人要我們的錢，有人為我們的身段，有的為我們的美貌，有的因為我們能舞唱，有的因為我們的恣態和戲狎，有的還為我們的嫩手和細膀：這樣，依你說來，一切都以魔鬼為最終目的。你說一座城堡四面圍攻，久而久之，誰也把守不住。如果女子醜陋，你就說她看見男人就垂涎，像一隻小狗向他撲去，直等她找到人和她講價為止。你說，沒有灰色鵝下水不是追逐配偶。一件人人不情願的事是很不容易勉強的。

「你這不中用的老東西，你上床的時候這樣說着；又說聰明人不必結婚，想進天堂的人也可不必。你這老朽的頭顱該被轟雷閃電擊為兩半！你說屋漏的房子和煙燻和謾罵終日的妻子逼得男人跑出家去；呀！天照看！這樣一個老頭兒竟如此惡罵起來。你說我們做妻子的老是遮掩我們的罪惡，非得拴緊了不肯輕意披露出來，——這簡直是壞蛋的諺句！你說牛，驢，馬，狗常常要先驗一下，然後出錢買來；至於盆，盥，匙，櫬，壺，布，衣等等家常用品，也無不如此；可是妻子却沒有先試一下，然後再娶回家來，老壞棍！到了那時候，你說，我們的醜惡就都顯露出

來了。

「你又說我心裏不會高興，除非你稱譽我美，老是熟視着我臉上，到處稱我爲『美麗的夫人』；除非你在我的生日開做宴會，給我美色的新衣穿；除非你優待我的保姆，我的侍婢，和我父親家中的人——你這些話，簡直是一個陳腐的桶子，裝滿着謊話。」

「你還懷疑學徒荆金，以爲他故意捲起亮得像金子的頭髮，因他前後侍候着我，可是你猜測錯了。我不會要他，就是你明天死去！你且告訴我：你這倒靨蛋，爲什麼你把箱子鑰匙藏起不給我知道？天曉得，那些是你的東西，同時也是我的！爲什麼你要欺瞞一家的主婦？有我的主聖詹姆士在此，管你怎樣發狂，你總不能又控制我的身子，又管轄我的財物；你雖長着兩隻眼，這兩件中間，你必須放棄一件纔是。」

「爲什麼你老在探察我，窺視我？我看，你簡直想把我鎖進箱子去才好！

你該說，『妻子，你願去那裏，就去，趁你自己的高興，我不聽謠言。我知道

你是一個真心的妻，阿麗絲！男子如果專事留心我們的行蹤，我們決不會愛他；我們願有自由。那位聰明的星象家，托勒密先生，願他得福，在他的書中寫着這名句道，

「他管不着誰在世上稱霸，

他的學問就可算到了家」

這名句的意義是，你既一切都有了，他人怎樣享受於你有何相干呢？因為老實說，你這老糊塗，我的一切，你已佔有了。誰若不讓人在他的燈上點燭，未免過分吝嗇；天曉得，他何嘗減少了半點燈光呢？所以你自己滿足了，就不用再埋怨了。

「你還說，我們如果穿得漂亮講究，我們的貞操就有危險；可是，你倒霉的，你應該把聖徒的這句話拿來對證一下：「你婦女們穿的服飾應該樸素，不可編起髮辮，戴起珠寶金飾，或穿著華麗的衣裳」。你那些規章全不在我眼裏。你又說我像一隻貓，因為誰若燙了貓的皮，牠就留住在他家，再不走了；但如果他的皮毛見得光潤美觀，牠決不肯停半天，在明天之前，就要去出風頭咪叫起來。這就是

說，混蛋東西，我若好看，我就會跑出去，賣弄風騷了。

「老糊塗蟲，你窺探我有什麼用處呢？你即使請了阿格斯，百眼看伺着我，可是非我心所願，他決難於着守得住，我還可設法蒙蔽他呢！」

「你又說，世上有三件東西害人，而第四件是無人抵擋得了的。啊！好個壞蛋，願耶穌縮短你的壽命！你却老在高談着，說女人就是這些禍害之一。難道沒有旁的引證可以闡明你的道理嗎？非把一個不幸的妻子拖累進去嗎？」

「你還把女人的愛譬做地獄，或乾枯的荒地。你譬做野火，燒得愈熾，愈放縱狂焚，直到一切都燒盡爲止。你說妻子就像齧樹的蟲一樣，蠶食她的丈夫；這現象是一般受女人束縛的人都明瞭的。」

「諸位，我就這樣咬住我的年老丈夫們，說他們在酒醉的時候講了這些話；其實都是我捏造的，可是我引出荆金來，還有我的姪女，替我做證人。啊！上帝哪！我給他們嚼過多少苦痛，全是無辜的，十字架上的神啊！我可以像匹馬那樣咬嚼和哀鳴。我會訴怨，雖然我是罪人，却不得不如此，否則我就無以自救了。誰先到磨

坊先推磨，我先着手訴苦，一場鬭爭才就此結束。他們根本沒有做過這些事，却立刻討饒求恕。我可以認說他們和淫婦來往，其實他病得站都站不穩。他以為我很愛他，擦得他心上發慌！我誓說每夜出去，原是窺視他和淫婦求歡，借了這題目我要得他打轉。這些談諧都是生定了的，欺騙，哭泣與饒舌是上帝賜給女人的性能，她活一天就要一天玩這套把戲。

「所以我有一點是足以自誇的，到頭來各方面總是我佔便宜，或用狡詐，或用強力或用一種圈套，如不斷的嚼舌埋怨等法術。尤其夜間在床頭，我若覺察他的手臂伸過我的身旁，我就馬上起床，最倒霉：那時我將罵個不亦樂乎，他們再也不要想能快活；直等他付清了新舊各債之後才饒他。我所以把這話贈送給每個男子，誰有本領儘可得彩，每件物品都有了定價，空手是引不出老鷹來的。爲了要獲利，我欲聽其所欲，假裝高興，其實醃肉的美味，我從未嚐過，不管是鄧摩來的，或是旁處出產的；因爲我老是想罵他個不休。就是有教王坐在他們旁邊，我還是不能讓他們安頓進餐。我一個字也不放鬆，願天神助我，雖此刻訂下了規約，我仍不會欠他

們一個字。我詭計多端，逼得他們非投降不可，否則就永無安寧。即使我的丈夫長得像一隻猛獅，最後終歸是失敗的。

「我就會說道，『好心肝，你注意我們的羊子維爾金是何等的柔順！來近些，我的郎君，讓我親你的臉！你應忍耐和靄，心上放溫柔些，你既常常提起佐布，稱他能忍。你講得這樣好，就應能耐煩到底；除非你能做到這點，我們還得提醒你，情願妻子安靜爲妙。的確，我你兩人中間，總得有一個屈服才是；而男子既比較的講理些，你當然就得委曲一下。你何必這樣怨聲晞噓呢？是不是你想取得我的一切呢？那末，一切都交給你好了！彼得！我詛咒你，除非你愛得真誠；我若出賣，我儘可像鮮花一朵搖擺；我却仍舊專爲你保留着。老實告訴你，你錯了』。我們中間曾有過這樣的談話。現在我來談談我的第四個丈夫。

「他是一個無賴，就是說，他有一個情婦；我却還年輕，活潑，健壯和喜鵲一般的快樂。我能配合着琴調跳舞，像夜鶯那樣歌唱，祇要喝一口甜酒！默德利斯，那惡棍，畜生，拿起棍子打死他的妻，因她喝了酒，可是嚇不倒我，我還是要喝我

的酒，如果我做他的妻子！酒後我就想維納絲，因為天寒自然降雹，嘴裏嚼夠了酒餚就引起淫慾。女子醺醉了就無法自制，縱慾的人是知道的。啊，上天，上天！我想起我會年輕快活，我心底裏都會作癢。直到今日我會經及時行樂過，想來不免滿心暢慰。可是，苦呀！再見！魔鬼跟着去！麵粉已飛散了，再也集不攏了；現在我只能把糠麸賣個好價錢出來；可是雖然如此我還是要尋求快樂。

「現在談到我的第四個丈夫。我說他喜愛另一個人，我心上十分怨恨。但有上帝和聖約斯為證，他償清了債！我用了同樣的木材做一根棍子打他的背；並不是很醜陋地犧牲我的身子，却激起他的怒氣和醋意，讓他在自己的油裏熬煎，人人看得喝彩。天哪！我簡直是他在人世間的滌罪所，我希望此刻他的靈魂已在那裏得了光榮。上天知道，他的鞋子夾得他痛的時候，他常常坐着歌唱。除掉上帝和他自己，誰不知道我害得他怎樣的苦。我從耶魯撒冷回來時，他就死了，躺在禮拜堂裏，他的墳墓建築得並不好，遠不如希臘畫家阿比利所設計的達理阿王墓；化錢去葬他，實在是可惜。讓他去罷，他已進了墳，入了土，願上帝安頓他的幽靈。」

「現在要講第五個丈夫了。上帝莫把他的幽靈降下地獄去；但他却待我最惡；我覺得肋骨都排成了一行，直到生命終結爲止。可是他很新鮮活潑，很能花言巧語哄我，雖然我每根骨頭都被他打了，馬上又可騙回我的愛去。我信我最愛他，因他對我最吝惜他的愛。老實講，我們少女在這件事上很古怪的；專看那樣東西不易到手，却偏要終日渴求泣訴不止。不讓我們取得我們反熱望着；勉強我們收納，我們就要跑開。怠慢我們，老本都要搬出來；市場上擁擠了，物價就昂貴，價值便宜，就無人過問；這是每個聰明女子都知道的。」

「我的第五個丈夫，上帝祝福他的靈魂！我嫁給他却是爲愛，不是爲錢他曾爲牛津的學員，離校後住在我同城的教母家裏；願上帝看護她的靈魂！她的名字叫作阿麗生。她最懂得我的心思，比區教士還清楚些！我一切事都和他商量。就是我從前的丈夫在牆上撒了尿，或犯了一件命案，我把他的祕密都照樣告訴她，還告訴一個有身分的婦人，和我所最喜歡的姪女。上帝知道我是常常這樣做的，常使他急得臉紅，羞得發熱，自悔不該把這大的祕密讓我知道的。」

「因此有一次，在復活齋節時候——我常去看我的教母，因我一向愛熱鬧，在三四五月裏由一家穿到一家，聽些長短的消息，——學員荆金，教母阿麗生和我自己去田間遊。齋節許多天，我的丈夫都在倫敦，我就更有功夫玩耍，遊觀形形色色的人們，自己也好出些風頭。幸運究竟何時何地可以降臨呢？於是去齋戒，到巡會，參加祈禱和進香，看會戲，賀婚禮，身上穿戴深紅衣帽。說也奇怪，蟲蠶之類，都一些沒有來損害它們；你知道什麼緣故？因為我用得小心。且讓我講那天我所遇見的事。我說，我們在田中遊逛，後來學員和我兩人談得很高興，我假定有一天丈夫死了，他可以娶我。我並不是自誇，對於婚姻，或任何其他的事，我向未有預知的本領。我認為一個小鼠的心眼是最沒有出息，只知道鑽一個洞，這個洞鑽不進，就一切都失敗了。我使他相信我受了他的誘迷，——原是我的教母傳授給我的法術。我說，我通宵夢見他，似乎我仰臥在床上，他要來殺我，滿床流着血；我却盼望他會帶好運氣來，因為有人告訴我，血暗示金子。其實這些話，都是捏造的；我何曾做了這樣的夢，這全是教母教我的，此外她還教了許多旁的把戲。

「但，現在，各位，我看看，還講些什麼呢？阿哈！天哪！又有了。我第四個丈夫躺在棺材裏的時候，我哭着不停，滿臉愁容，做妻子的都不得不如此，那是風俗，我以布巾蒙着臉。但自探尋得了一個新的配偶，我就哭得很少了，這是實話。早上鄰人們把我的丈夫抬到禮拜堂裏，他們都爲他哀悼；其中有一個是我們的學員荆金。願上帝助我，我見他跟着棺材走，覺得他的一雙腳和腿好生潔淨嫩美，我的一顆心整個傾倒給他了。他才二十歲，而我老實講已有四十；可是我很輕薄。我的牙齒是裂開的，還帶着聖維納絲的胎記，這於我倒很合適。上帝助我！我很健旺，長得不錯，有錢，年輕，得意，的確，我的丈夫們都說過，我有一個最好的寶貝。無疑的，我的情腸屬維納絲（金星），我的心田屬馬司（火星）。維納絲使我放蕩，馬司使我堅忍；我出世時火星高照，金牛宮座。啊，愛情何曾是罪惡！我一向依從着我的星宿；因此我的閨房抵不住任何好男子。同時我的臉上和腰間都印有馬司的胎記。我始終不肯循規導矩，老是從心所欲，不論他是高是矮，是黑是白；祇消他能滿足我，就顧不着他的窮富，或是地位的高低了。」

「何用我多說？一個月過了，這可喜的漂亮學員荆金娶了我一時很是排場；我把旁人給我的所有地產和財物都交給他。但後來我很是懊悔，他一些也不照了我的心意而做。天哪，他有一次居然打上我的臉頰，我於是撕去了他的一頁書，我的耳朵竟被他打聾。我像母獅一樣固執，我的三寸舌頭掉轉起來和開了話匣似的，同以前一樣，我由一家走到一家，他雖已立誓不准，我也不管；他每說經講教，把古羅馬史事譬給我聽；敘述該勒斯如何脫離他的妻，一生拋棄了她，並不爲什麼事，只爲了他有一天見她未蒙頭向窗外探視了一下。他又引了另一個羅馬人也脫離了妻子，因爲她沒有通知，擅自參與了夏令遊藝會。他還在聖經裏找出傳道教士的一條箴言，嚴禁男子讓妻子出外遊玩。他竟還這樣說着，

誰若全用柳枝編成屋，

在休耕田地上騎盲馬，

讓他的妻去進香趕路，

該綁上絞架絞斷頸骨！

可是全不相干，我沒有把他的箴言經典聽進半個字，根本不受他的規勸。誰指點我的錯處，就惹起我的恨，上帝知道，我們女子中許多人都是這樣，不只我一個。這使他對我生氣，我却不能因而讓步。

「聖托馬斯在上，現在我要講爲什麼我撕了他一頁書，以致我的耳朵被打聾。他有一本常念的書，日夜捨不了的；書名伐勒利司與西佛雷斯托斯，他讀着就要笑個不休。還有從前羅馬有個學者，名聖哲羅謨，是一個主教，寫了一本攻擊佐維寧的書；此外還有安徒林，克列西潑斯，屈羅徒拉及藹諾伊斯，巴黎附近的一個女教士，以及所羅門的寓言，渥費德的愛的藝術，等等，這許多書籍合訂成一冊。每天他外面的事做完了，有空暇就沉溺在這本笑罵惡婦的書裏，他所知道惡婦的故事比聖經所載的良妻還多。靠得住要書生來稱揚婦女是不可能的，只有聖徒的傳記可以除外。告訴我，是誰畫獅子的？天哪，假若史乘由女子編述，像書員在經堂裏一樣，她們所寫男子的罪惡，恐怕所有亞當的子孫，都還償不清呢。默格來和維納絲的子孫，行爲是恰巧相反的；默格萊愛智慧學識，維納絲愛奢靡淫逸。因爲兩方性

情不同，彼此就升落互異了。在魚星座裏，（水星）默格萊被壓，（金星）維納絲上升，而默格萊上升時，維納絲就降落。所以沒有一個女子會得書生的好評的。書生老了，無力侍候維納絲了，就祇得坐下，屈身伏案，寫些女子不遵婚誓的書，嚙嚙不止。

「現在讓我講到原題上來，爲了什麼當時撕了他的書而被打的！一天晚上，我的丈夫荆金在爐邊看書，先談夏娃，怎樣因她的罪而人類降入了苦境，怎樣耶穌基督因而被殺，怎樣他又以心上的血求贖救我們。啊，這件事證明女子是喪失神恩的起因。他又談參遜怎樣失去了頭髮：在他睡眠時，他的情婦用剪子剪去；因這逆行而他兩眼失明。他又讀給我聽，關於黑格利斯和他德勒納拉的故事，她怎樣使他自焚。他沒遺忘蘇格拉底吃過兩個妻子的苦；怎樣娣巴將尿糞澆他滿頭。這位聖人竟安坐如石，把頭上擦乾，祇敢說一句話道，『雷電未停，大雨已降』！他真可惡，克里特后派西佛的妙事，他認爲最有味。呸！不必談了——簡直不成話——她的荒淫縱慾的事蹟。至於淫火攻心，殺害親夫的麗德納絲拉，他也談得十分認真。他還

告訴我，恩菲奧拉司怎會死於希伯斯，也因他的妻子曷麗弗爾做奸細，把她丈夫藏金飾針的地方，私下告訴了希臘人，因此他在希伯斯遭受了厄運。他講麗維亞和露西利亞都謀害了丈夫；一個爲恨，一個爲想。麗維亞在深夜裏，懷着恨心，把丈夫毒死；露西利亞耽於淫慾，想要永能把他佔領在心頭，給他吃了春藥，未及天明，他就死了。起因雖異，慘局是相同的。他又講，拉圖明納斯向他的朋友阿列曷斯哭訴道，在他花園裏，長着一顆樹，他三個妻子都吊在這樹上，尋了短見。『啊！好兄弟，送我這棵幸福樹上折下的枝條一根』，阿列曷斯道，『我好在我的花園裏也栽植起來』。他讀了許多近代妻子的故事，有的趁着睡眠時下手，屍首一夜殭臥地上，却已擁抱了情夫。有的見丈夫睡熟，把釘子鎚進頭去，有的用毒藥謀命。他所說的命案之多，竟非腦想所及的。至於他所知道的諺語，比世上的草葉還多。

『他道『屋裏有個潑婦，不如與獅蛇同住』。又說：『屋頂下有惡婦，不如在屋頂上高臥；她兇暴蠻橫，凡是丈夫所愛，必是她所惡』。又道：『女子脫下了襯衣，就丟開了羞慚之心』；還說『一個美婦，除非同時有德，不過是和豚鼻上掛金

圈』。誰能夢想得到。心中是何等苦痛憤恨！我見他通夜不肯放鬆這本邪書，不由得我不冒火，立時搶撕了三頁，並一拳打在他臉上，他向後仰倒在火裏。於是他站起來像一隻怒獅，拳打我的頭，我倒臥地上像死了一般。他見我不動，心上害怕想逃走，我却不久醒了。『啊，你這賊子，你殺了我嗎？你爲了田產謀了我的命嗎？』我道，『未死之前，還要吻你一下呢。』他走近了，溫和地跪下說道，『親愛的阿麗生，上帝助我，我決不會再打你了。剛才實在是惹起來的禍。饒恕我，我懇求你！』我却又打了他的臉頰，說道，『賊奴，我已報了仇；現在我可以死了，我也不說旁的話了。』

「後來經過了許多悲苦，又言歸於好。他給了我房產的主權，還有他的口和手的支配權，我要他立刻把那本書燒了。如是我用了巧妙的手腕，克服了他的一切，他說道，『我的忠實的妻，從此以後，你要怎樣就怎樣；你將永保你的名譽和我的身分』——自後我倆從未有第二次口角。上帝助我，我爲他的愛妻，對他忠篤，由丹麥到印度，找不出第二個，他對我也是一樣。我祈禱光榮的上帝，憫恤爲懷，祝

「福他的靈魂。現在諸位如願聽，我來講一個故事。」

林邊老嫗

在古代負有聲望的亞肅王的時候，仙妖充滿了林野。仙后和她的女伴們常在綠草地上戲舞。我在書中念到，這確是當時一般的信念；不過這是幾百年前的情形了。時到今日，誰也看不見任何妖魔了，因為目前有許多化緣的教士們，佈滿了各地域，各河流，像日光中的微塵似的，他們散施祈求，祝福着樓臺亭閣，城鄉村落，倉棚院舍——因此妖魔再不出現了。仙妖常到的地方，教士也早晚必來，讚美傳誦，托鉢乞施。現在的婦女們也可去任何叢荆茂林中大胆往來；除教士而外已無其他的惡靈，而他却不會侮辱她們的。

那時亞肅王殿中有一位年輕武士，有一天，他從河上騎馬而來；恰巧看見前面一個少女孤獨走着，他竟上去把她強迫玷辱了一頓，也真該他倒了霉；爲了這件侮辱的案子，有人在亞肅王面前喧嚷請願，這武士依照法律被處死刑；他的腦袋保不

住了——當時的刑法恐怕是這樣——但王后及其他宮中貴婦再三爲他求情，國王終於赦了他的死罪，把他完全交給王后去處理。王后誠心謝了玉恩，等到一天，她湊了機會，向武士道：

「你此刻所處的境地，並沒有完全脫離性命的危險。我可以饒過你這條命，祇要你能告訴我，女人最大的慾望究竟是什麼。小心，留防那銜刀架上了你的項骨！我却准許你十二個月零一天，讓你出去訪取一個滿意的答復；你在離去以前，還得留下你的軀體來做抵押。」

武士聽後心悲，哀嘆了一陣；可是，如何是好呢！他竟已身不自主了。最後，他決定出去，等一年之後，且看上帝會賜給他什麼好答案；於是告辭上路。他到每個地方每家住宅去探訪，希望碰見好運，可以找出女子最大的慾望所在；但是走遍四海却沒有聽到兩個人對於這問題有相同的意見。有人說女人最愛財富，有人說光榮，有的說娛樂，有的說華麗的衣飾，有些說淫念，有許多人還說願一再做寡婦後再醮。有人說我們女人的心受了阿諛就覺舒暢。這些人倒差不多抓住真情了，我不

撒謊。男子要取得我們的歡心，最好是用奉承的方法，不論高低的女子，祇消你能體貼入微，自然就可唾手而得。也還有些人說我們愛任性，爲所欲爲，錯誤不願受指責，却一味愛聽人頌揚我們聰明能幹，不說半句批評我們愚純的話。老實說，我們女子沒有一人能夠被人捉住了短處而不發怨言，反認他是誠實坦白的。且一作嘗試就可知道底蘊；因我們無論如何敗絮其中，表面上却還要裝得漂亮，不露半點瑕疵。有人還說我們最喜歡被人認做穩定可靠，意志堅強，男子所透給我們的消息不會洩漏。這個說法却不值半文錢。天有眼，我們女子就是藏不住話；有麥達斯爲證，——你們願聽這故事嗎？

渥登德寫過許多故事，其中有一個講麥達斯頭上長出兩隻驢耳，掩蔽在長毛裏邊，這醜相他盡力掩飾，除他的妻子之外還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最愛她，並且十分相信她；求她務必要爲他包含這缺憾。她向他發誓道，「決不會。」就算她能征服全世界，也不願犯這罪過，使她的丈夫得有惡名。爲了自己的體面也決不會做這無聊的事。可是後來她感覺要長久嚴守這祕密實在按捺不住；她似乎心頭欲裂，不傾

吐出來，簡直活不下去；她既不能向任何人洩露，祇得趕下附近的草澤去——心裏像火一般燃燒，一口氣跑到那裏——就像一隻蒼鷺在泥潭中鳴吟，她的嘴低伏水面，訴說道，「水呀，你潺潺作聲，千萬不可洩漏了我的消息啊；我告訴了你之後，也不再向旁人申訴了；我的丈夫生着兩隻驢子的長耳——現在我已說出來了，我的心恢復了常態。我確是再也留藏不住了。」由此你可知道，我們女子雖保守得一個時的祕密。但終究是要透漏的，永久緘默我們是辦不到的。至於這故事的結局如何，讀渥費德自然就明瞭。

講到我的原題，那武士想不出這答案，究竟女人最喜歡什麼，他胸中憂鬱非常。他再不能多逗留；限期已經滿了，必須回來。途中他騎着馬，正在憂心惶惑，走到一座樹林邊，忽而看見二十四五個女子在那裏舞蹈；他抱着一腔希望趕上去，以為可以增加一點知識。可是在他走到之前，那舞蹈的女子竟全部消散得無影無蹤了。他看不見一個人，惟有草地上坐着一老嫗——世上再沒有比她更醜陋的東西。武士走近時，老嫗起立，說道：「武士，這邊的路走不通。老實告訴我，你想尋覓

什麼？說出來也許是爲你好；年老人知道的事是很多的。」

「老婆婆！」武士道：「我若回答不出女人最大的慾望是什麼，我的命就活不成了。你如能指教我，我必重謝你。」

「捧着我的手發個誓願，」她道：「你應盡你所能，辦到我所要求你做的第一件事，我今天就可告訴你這個答案。」

「我以此保證，」武士道：「我承認。」

「好，」她道：「我敢担保你這條命已出了險；有我的靈魂爲證，王后的意思必然和我的相同。朝廷上網巾穿戴得最高貴的人他不敢反對我這意思。我們向前走，不必多講了。」她於是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句話，囑他放心，不必再懼怕。

他們來到朝廷，武士說他按期到了，實踐了諾言，準備作答。許多貴婦們都會齊來聽，許多處女，許多寡婦，她們智力都很高，王后自己坐在上面裁判；然後遣人引武士出來。那時發令，叫上下肅靜，再命武士當衆宣稱，世上女子最大的慾望究竟是什麼。武士並未作片刻的沉默，却噤噤呈辭，上下無不聽得清晰。「我的主

后，這世上所有的女子最願能控制得住她們的丈夫或情侶，做他們的主宰。這就是你們最大的慾望，你們儘可因我說這句話而置我死地。我在此全憑你們的遣調，你們要怎樣，我祇有聽從。」

廷上任何已嫁未嫁的婦人或是寡婦沒有一個反對他的，都說他應可得赦。正說着那武士在草原上遇見的老嫗站了起來。

「求你開恩，主后呀！」她道：「在廷會未散以前，我要求得公正的待遇。是我教了這武士這樣作答的；我對他的條件，是他應盡他所能，辦到我所要求他做的第一件事，他已立誓決不食言的。此刻在這廷會上，我求你，好武士，娶我爲妻；你應知道我是你救命的恩人。我若撒了一個字的謊，你不妨否認，你的良心是證！」

武士答道：「啊，苦呀！我承認這確是我當時的諾言。有愛人的上帝在天，求你另擇一個請求吧！把我所有的財產都搜去好了，却讓我得這軀體的自由。」

「不敢，」她道：「我詛咒你我兩個，我雖醜陋，貧窮，衰老，我却不需要地

面上下的一切寶藏，但願做你的妻，得你的寵愛。」

「我的愛？」他道：「我的永劫罷了！我生何不幸，竟應如此錯配着呢！」
可是已經沒有法想了；結果是，他無從擺脫，非娶她不可，他收留了這個老妻子，去到房中。

也許有人不免要說我沒有詳述那天宴會上的歡樂和豐盛的服飾。我不妨簡單說明：那一天的聚會中根本沒有什麼喜慶；祇有無限的愁悶。他在一天早晨，暗地裏和她結了婚，妻子是那樣的醜老，他滿腹憂傷，像梟一樣躲藏着。

武士心中苦痛不堪，在床上躺着，左右翻動不能安眠。他的老妻子却永是嘻笑，說道：「呀，祝福上帝，親愛的丈夫！是不是個個武士對他的妻子都是你這樣的？亞蕭王宮中有這樣的法規嗎？他的武士都是這般生疎的嗎？我已是你的妻，你的愛了，我救了你的命，並且我確實沒有侵害過你；爲什麼今天新婚之夕你就這樣對待我呢？你竟像一個神經失了作用的人了。我究竟犯了什麼罪過呢？告訴我，上天有愛，我若能辦得到，一定還可以補救。」

「補救！」武士道：「呀，沒有辦法了！永遠不能補救了。你如此醜老，並且出身如此微賤，我這樣翻覆不安有何足怪呢。啊，上帝，我的心要崩裂了！」

「這就是你不安的緣因嗎？」

「當然，有什麼可驚訝的，」他道。

「丈夫，」她道：「我儘可在三天以內補救過來，祇消你待我好就是。但你提起家世富有，出身高貴，認為是你們武士的榮華，你這般傲慢實在值不得半文錢。凡是那無論公私都以道德為上，潔身自好的；方可算得最可尊崇的人。基督啓導我們應以他為高貴之源，不可依仗着富足的祖先，就有恃無恐。因為有祖產傳給我們，我們就認為身分很高，然而使他們成為高紳的德行，却絲毫不能傳授給我們，而需要我們遵從學習。弗洛倫斯的賢明詩人，名叫坦丁的，曾有名句，請聽他的原詩：

「人們的才德很少由樹枝上昇，

上帝給了我們賞賜，天意指示

我們，一切品性才能由他而生。」

因為所謂我們祖先的遺業無非是塵世間的俗物，易於捐喪。誰也和我一樣都懂得這淺近的道理，如果德性是大自然培植着使其世襲的，那末無論在公私方面，同一氏族的人應可永傳着高尚的行爲，全無敗跡惡行纔是。點燃着熒熒之火，放進這裏到高加索山之間一所最幽暗的屋子裏，然後關上了門走開，這一點火終可蔓延熾盛起來，以致萬人共睹；我敢以生命爲賭，這火將聽憑自然的燎焚，以至熄滅。因此你可知道高貴的品格並不由祖遺而流傳，高潔的行爲並不能像那火一樣依從自然的規律而世代相襲。天曉得，人們常見名門子弟，行爲惡劣，玷辱門庭；我們尊敬一個人，因他出身貴族，祖上顯赫而有美德，但是假若他本人不能繼承祖德，端正爲善，那管他是公是侯；凡屬行爲敗陋的就是小人。所謂權貴，是你祖宗的令德令名，與你並不相干。你的權貴全由上帝而來。這是神恩所賜的真正品格；並不和凡俗的地位同時賦予的。

「樊勒呂斯曾敘述杜列斯，霍司底利斯由貧困中掙扎出來成爲一時權顯，那是

何等令人敬仰的人物。讀辛納加和波依塞的書，知道他們闡述凡人要做高貴的事纔算得高貴，說得簡潔明瞭。所以，親愛的丈夫，我的結論是這樣：我的祖先雖然孤陋，可是天上的神，我企望，賜我以正直爲生命。那末，我既能棄邪務正，豈不就高貴了。

「你還嫌我貧窮，可是我所信仰的天神，却自願投貧困中求生。無論男女都知道天帝耶穌並不願在行爲上有何差錯。的確，樂貧方爲可尊；辛納加和其他的學者都是這樣說。誰若貧而知足，我認爲他就是個富翁，雖然他一件襯衣都不能蔽體！誰若貪多就是窮漢，因爲他要求他能力以外的東西，而一個自守的窮人確是富有，你雖可視他爲僕役。正當的貧窮，最善於引吭高歌；朱文那關於貧窮說得好：

「窮人在路上遊蕩，

不怕賊，放心歌唱。」

貧窮是可嫌惡的好友，且能使人拚除愁慮，我相信，對於能忍的人，還是一個做學問的良師。這一切都是貧窮的功能，雖是看來似乎可厭，它是無人爭奪的財寶。在

一個受了打擊的人，貧窮往往可使他思念上帝，反省自身。我想貧窮是一面明鏡，可以反照出真心的朋友來。所以，丈夫，我求你不用擔憂，不必再爲着我窮而責罵我。

「丈夫，你還嫌我年老。的確，古書上雖未載明，但你們有身分的人都說，對老年人應該尊敬，應以父相稱，纔是禮貌；關於這點，我想可以找得出古訓。你說我又老又醜，豈不省得你做姦徒之夫。醜貌與老年，老實說，都是守真的護符。但我既懂得了你的意願，我將滿足你這浮俗的慾念。」

「選擇吧，」她道：「二者之間，你還是願我醜老到死，却做你的忠誠謙卑的妻子，終生不違悖你的心意；或是願我妙齡美貌，却說不定爲了我的緣故在你家中有所款宴，或在其他地點。現在你不妨任意選擇好了。」

武士自忖，憂嘆着，最後這樣說道：「我的夫人，愛者，我的好妻子，我把自己交付給你，聽你的調遣；請你選擇，祇看那一種於你最爲適合，最爲正當。我不管是那一種，因爲你覺得合適的，我也自然認爲滿意了。」

「那末我對你，豈不有了主宰之權，」她道：「可以選擇，可以任意支配了？」

「是的，當然的，妻子，」他道：「我認爲這最適當。」

「吻我，」她道：「我倆不再爭吵了；我將兩者同時做到，就是說，又美麗，又和善。我若不像天地初創以來任何妻子那樣和順，願上帝賜我瘋狂以死。我若在晴光之下看來不像世上任何后妃一般美貌，我這條性命儘可由你支配。現在你揭開簾帳，看看是怎樣。」

那時武士一看，見她確已變爲美麗妙齡的女郎，高興得兩臂把她抱住，他的心在幸福中浸浴。她爲他承歡，無不樂從。如是他倆同諧到老，十分快樂。

童子的歌聲

亞細亞一個大城市裏，在耶教徒中居住着許多猶太人，另成一區，那裏某財主專事斂銀虜財，爲耶穌和他的信徒們所痛恨；城內街衢暢通，人們可以來往自如。

街道的一端設有耶教小學一所，教徒的子弟多入學讀書，他們年年學習着有用的本領，正是孩童所應學的，如歌唱與讀誦之類。

小學生中有個寡婦的兒子，年七歲，是教會歌詠隊的童子，他每天上學，路中見有聖母神像，必跪誦禱詞，如是習以爲常。

寡婦教導兒子，使他自小知道尊敬聖母，他就牢記心頭，好孩子是學習得很快的。啊，我每想起這段故事，總不免聯想到聖尼古拉，他也是從小就懂得虔拜耶穌的。

當這小孩在學堂裏坐着念誦那祈禱小冊的時候，每聽見讚美曲的歌調，像孩童

們學習翰唱集一般；他必留心注聽，字眼與調子漸漸沉進他心裏，不久把第一首全部記熟了。

他並不懂得歌詞的拉丁文原義，他年齡太弱小了。有一天他求同伴用他所能明瞭的語言爲他講解，或告訴他爲什麼這歌曲如此普遍；常常嫩膝跪地懇請他解析。

他的同伴比他年長些，向他道，「我會聽人說過這首歌是讚美聖母的，祈求她在我們死去時拯救我們。我也講不得多的了；我學的是唱，文理上我懂得很少。」

「原來這歌曲就是爲崇拜聖母而作的嗎？」這天真的小孩說着。「我非於聖誕節之前盡力把它學會不可。即使先生罵我書讀不好，每小時打我三頓，我也得爲尊敬聖母起見把它學好！」

每天在回家路上，同伴私下教他，不久他完全學會了，他大胆唱着，一字不差，歌調也很對。他每天來去走過那猶太區兩次，就兩次喉頭唱出這美曲；他的童心是竭誠尊崇着聖母，她的美德穿透他的靈魂，路途中他禁不住要放聲頌讚着。

人類的第一公敵蛇魔薩頓，在猶太人心中築起蜂窩，隆伏着說道，「啊，希伯

萊人，這事太恥辱了，何能讓這個小孩自由來往，唱着違反你們信仰的歌曲，不顧你們的體面？」

從此，猶太人羣起圖謀着殺害這天真的孩童。他們僱下一個兇手，埋伏在一條小巷裏；候着那小孩走過，這可惡的猶太人一把將他抓住，割破他的小喉嚨，拋進臭坑裏。

啊，猶太暴徒重現了，你們的惡心腸能有什麼好結果呢？殘殺的事是隱瞞不了的，上帝的尊嚴決不會磨滅；無辜者的血將向你們的罪行吶喊。

啊，小殉道者，貞潔成了你的生命，你現在可以高唱了，天國的白羊在你前面引路，那偉大的福音傳授師聖約翰在伯特摩斯寫道，那潔白的童男在天羊前走着，歡唱新曲。

這可憐的寡婦通宵等候兒子，却不見他歸來；天才亮，面色蒼白，提心吊胆，去學堂和各處尋找，最後聽說在他失蹤之前有人在猶太區看見他的。

慈母的心懷使她半瘋癲似的到處訪尋；不停地叫喚着柔心的聖母，來到猶太人

中間打聽。

她向每個居住區內的猶太人盤問，哀求他們告訴她，究竟見了她孩子走過沒有。他們說，「沒有」；可是立刻耶穌示意於她，使她叫起兒子的名字，那路旁就是他拋的臭坑。

啊，偉大的上帝，你向以童真的口傳播你的美名，請看你的威力！這貞潔的珍寶，這顆綠柱石，這粒殉道的紅玉，他喉嚨已割破了躺臥着，却高唱起讚美曲來，響徹雲霄。

路過的耶教徒都來看希奇，馬上去請市長來；他立時趕到，盛讚天帝耶穌的聖德，和他的聖母，人類的光榮，然後他命令把猶太人都捆縛起來。

在哀哭聲中把這孩童取出，他仍不斷地唱着，抬進最近的教堂，許多人虔誠地護送而去。他的母親暈倒在旁；大家無法把這第二個慈心的累拆爾勸開。

市長把每個預聞這件兇殺案的猶太人都處苦刑而死，不一刻就辦了。他決不放鬆這樣的惡行。應受凶死的即死於凶；所以他用野馬拖曳他們，然後依法吊死。

這孩童躺在主壇之前，大家唱着彌撒；唱完後長老和教士們立刻把他埋葬；在洒聖水的時候，那孩子又開口唱起讚美曲來！

長老是一位虔敬的人，教士們都是如此，或都應如此，他就咒召他道，「啊，好孩子，父子靈三位在上，請你告我，照我看去的喉頭已被割破，爲什麼你還能歌唱呢？」

「我的喉嚨已割穿到頸骨，」這孩子說，「以自然律而言，我早應死了。但在書上可以讀到，耶穌基督要使他的光榮繼續人間，所以爲了尊崇聖母，我仍能高聲清晰地唱這讚美曲。」

「依我的小智慧，覺得憐恕之源，耶穌的慈母，是我衷心最虔愛的；在我臨死之際，她來到我面前，叫我於斷命時唱這歌曲，你們已聽見了，似乎我正唱的時候，她放了一粒穀在我舌上。」

「所以這粒穀一天不取出，我將永遠唱着，讚美這位聖女；她後來對我道，『我的小孩兒，這穀子取走以後，我就來接你。不要害怕，我不會遺棄你的。』」

這虔敬的教士，這位長老，拉出孩子的舌頭，取開穀子，才見他漸漸死去。長老目睹這奇蹟，不免眼淚汪汪像雨注一般，伏身塔上，不作動彈，好似捆縛住的一樣，其餘的教士們也都伏地而哭，祝福着基督的聖母，最後他們起身把小殉道者的遺屍移入純大理石的墓中。至今他還葬在那裏，願上帝允許我們都可看見他！

意大利故事

在意大利西部，浮梭勒斯高山的脚下，有一片肥沃的平原，糧產豐饒，那裏你可見到城市亭閣，非常可觀，都是古來的建築，這地方名叫普魯塞。在這裏從前有一位侯爵，世襲顯位，統治着許多大小家臣，個個爲他驅使，不敢違抗。如是他過着快樂的生活，爲幸運的嬌子，他的臣民對他都敬畏，愛慕，何無怨言。講到世第，他是倫巴底境內最高貴的，漂亮，健壯，年輕，最顧體面，最講禮貌，是一國的賢君，除却有幾點有可指責之處。這位年輕的國君名叫窩爾忒。

我指責他的是，他完全不顧將來，却沉溺於當前的行樂，如到處去鷹獵射擊之類。差不多任何思慮他都放開一邊，而最可指責的一點就是——他對婚事，竟完全置諸度外。只這一點，他的臣下最爲焦慮，所以到了一天他們結隊去拜見他，其中有一個德高望重的——或是轉達民意最易博得青睞的或是最善於進言的——他這樣

向侯爵陳述着：

「啊尊貴的侯爵，你的仁慈使我們於必要時常得冒昧陳詞，以達下情。現在，威嚴的君子，請你接受我們這次苦心疏諫，願你賜聽臣言。我雖與這裏同來衆人的意見無異，但因你歷來恩賜特厚，所以敢於請求俯聽片刻，陳詞既畢，主君儘可任意遣調。的確我們對於你個人，和你的功績，一向稱頌無餘，誠不知尚有其他樂境了，除却一件事，主君，但願你立意娶后成家，那就你的臣民都可額首稱慶，坐享太平了。願你在這一點上可以就範，人們所謂結婚後的生活，實為主權的伸張，並非服役。主君處世向稱慎密，請一思此生於無形中消逝；雖每日夜眠早起，馳聘遊散，却韶光忽忽去了，再不回頭。現刻你的青春固然正在蓬勃，但年齒暗中偷換，像鑽石一般無情，死亡威脅老少毀滅貧富，沒有一個能逃出羅網的，我們每人明知必死，却難料定那一天死。我們向未違抗過你的意志，願你此次接受我們明白的忠諫，主君俯允我們在短期內為你遴選一位夫人，由國內惟一的貴門大第中挑擇出來，以求符合上帝和國主的尊嚴，為準則。我們心中的惶惑，渴求主君完成婚

事，高天有神作鑒！要是因爲萬一你若崩亡，雖爲上帝所不容，但一旦君祚絕嗣，承續者不得其人，啊那樣就將苦了我們生民！所以我們跪乞你趕緊完婚爲是。

衆人的苦求和愁容使侯爵看了心生憐憫。「我的好臣民，」他道，「你們要求我這件事，我却根本沒有想到。我所喜愛的自由，結婚後就再難享受了，我的閒散之身將被束縛。可是我知道你們是忠誠的，我相信你們有真知卓見，一向亦是如此信託，因此我自願應承你們所請，決定於最早可能的時候成婚。至於你們今天所陳要爲我遴選一位夫人的一點，我却願免了你們操心，不必再提了。上帝知道子孫多不肖，喜德全由上帝所賜，並不由祖先繼承下來。我信上帝的全德，所以我的婚姻與一生的安樂都以他爲歸依；他有他的心願，他支配一切。讓我自己選擇我的妻，——這責任由我來負。可是請你們，以你們的生命做抵押；任何女子我娶來做后，你們應向我保證永遠尊崇她，在言在行，無論她去那裏，敬她如帝王的公主一般。你們還應立誓，我作任何選擇，你們決不發怨言或反抗，因我既爲了你們的請求而放棄自由就不得不依照自己的心願而擇配，這一點你們若不同意，我勸你們就不必

再提這件事了。」

他們於是誠心發誓，應承了這一切，沒有一人有異議的，在告辭以前求他開恩，爲他們訂定成親的日期，愈早愈好，他們心上惟恐侯爵仍不打算娶婚。他擇定了婚期，應允了他們的請求，並說他所以做這件事全是遷就他們的意志。他們謙恭地跪拜，敬謝了他的厚恩，要求既經成功，都退回家中去了。他於是傳令臣下去備辦筵席，吩咐手下的侍從，按步遵行，他們無不樂從，每人都竭力籌備着盛會。

堂皇的宮庭中準備着婚宴，相隔不遠的地方，却有一座村落，風景清幽，那裏窮人住着茅舍，餵着牲口，以勞力耕種換取生活。在這窮村僻壤裏有一個公認爲最窮的人，但高天的神有時也會眷顧到畜牛的小棚，這個窮漢村人叫他做荆納吉拉，身邊一個女兒，年華容艷，名叫格麗西達。談起她德性上的美，真是天下無雙，因她出身於貧家。她心中沒有絲毫邪念。她飲着清泉之水，酗酒却是點滴不嗜，力求着身心上的休養，躬自勞役，不願疎懶。年齡雖輕，可是在她處女的酥胸中，已是

遇事很有把握，且對於可憐的老父敬愛。她在田裏一面紡紗，一面收羊；不到睡眠時間不肯休息。回家時常採些菜蔬，切細煮熟，作餵羊之用，夜間疲竭就寢，却沒有輕柔的床褥；然而她日夜侍候着老父爲世上子女的模楷。

在這個可憐的女郎格麗西達身上，侯爵注目過何止一次，大致是他騎獵常經過此地；每次他看到她時，他並不存有任何邪念，却正視着她的容顏，心中稱羨着她的美德，在外貌與行爲上，如此年輕的女郎沒有見過第二個。一般的人雖然難於透視德性的真偽，他却看準了她的完美品格，所以打定主意如果要成婚，就非她不娶。

婚期已屆，可是誰也猜不出那一個是新娘；爲了這個暗謎，許多人心中疑奇，私下說着，「我們的主君難道還不想放棄他的迷夢嗎？他還不願娶親嗎？呀！他何必如此矇蔽我們，欺侮自己呢？」

可是爲了格麗西達，侯爵準備着胸針和戒指金盾和琉璃嵌着寶石，排了一個身段相仿的姑娘來，量出尺寸做起衣服，且製就一切婚禮時需用的飾品。婚期的那天

早晨，時已近午，婚禮應舉行了，宮殿中廳堂都佈置就緒，貯倉裏積滿了美餚，是全義大利各地方搜集得來的。這位高貴的侯爵穿戴得十分華麗，他一行的王公貴婦，凡是延請赴宴的，以及手下的少年武士們，都歌樂飄揚，向這座村莊浩蕩而來。格麗西達，上天知道滿沒有理會得這一切，舖陳都是爲了她，却照常去井邊汲水，趕緊回家來；因她確已聽說侯爵那天要結婚，假若運氣好，她也很想看到一點熱鬧。他想到我將在家門口站着，和我的女伴們在一起，見識見識新的侯爵夫人，所以我將盡力把我的家務早些趕完；然後可以有功夫在門口閒着一刻，也許她會由此地經過去到宮中。」

她正要進門，侯爵已走上來叫她，她馬上把水桶放在門邊，牛棚裏，慌忙跪下，鎮靜着臉容，跪着不動，專候侯爵的吩咐。侯爵考慮週到，嚴正地對這女郎說道，「你的父親在那裏，格麗西達。」她惟恭畢敬地答道，「主君他就在這裏。」她於是立刻進去，引了父親出來見侯爵。

他捧着老人的手，帶過一邊，向他說道，「荆納古拉，我也不能再掩蔽我心中

所歡愛了。你如果應允，不論其他一切，在我離去以前，我將娶你的女兒爲終身之妻。你敬愛我，生爲我的臣民，我是很知道的；我敢說是有使我喜悅的事都可一樣使你喜悅，所以關於我所說的這一點請你給我一個定奪，假如你願意，請你認我爲婿。」

這些話來得突然，老人驚奇得臉上發紅；羞慚無地，站着滿身發顫；他一個字也說不出來，祇道：「主君，我的意志就是你的意志，我決不違反你的意願，你是我敬愛的主君；你要怎樣處理置這件事就怎樣處置好了。」

「可是我還想，」侯爵溫和地說道，「最好在你屋裏，我，你和她一同會談一下，你知道爲什麼呢？同時我要問她願不願意做我的妻，一切聽我的調動。這都應在你面前講明白，我不願背了你說。」

當他們在屋子裏談判的時候，衆人在茅舍外邊看見她誠心誠意服侍父親，都稱道不絕。格麗西達滿心驚訝，因她從未見過這樣的排場。如此貴客臨門，她有生以來是第一遭，也難怪她要覺得驚奇；她手足莫措，停眼看着臉色發白。但簡明講

來，侯爵向這忠誠溫柔的女郎這樣說着：

「格麗西達，你應知道你的父親和我都願意我娶你爲妻，並且我猜想，你應可同意。但我先要問你幾句話。這件事既是突然而來，你究竟此刻就答應，還是要再攷慮？我且問你，你是否滿心願意順從我一切，喜怒全聽憑我的意志，不論晝夕你決不會埋怨半句，我說『是』你決不說『否』，無論是言語上表達，或臉面上傳情？立個願誓，我好就此永結終身之盟。」

她聽了這話好生驚惶，顫慄不已，說道，「主君你恩顧於我，這卑賤之身，我何敢承受，不過你的意志，當然就是我的意志。我卽此立誓，無論在行爲或思念上，我永不敢違悖你！死也甘心，我雖不就死。」

「這就很夠了，我的格麗西達，」他道。

他於是嚴正地走出門來，她跟在後面。他向衆人道，「站在這裏的就是我的妻。我願每個敬愛我也敬愛她。我沒有旁的話講了。」

她的一切破舊衣著，概不用帶進宮中，他令貴婦們就地替更換；她們當然很不

願觸動她的舊衣。但從頭到腳她們替她換上新衣，立刻扮出了一位絕美的女郎。她們又爲她檢理蓬亂的頭髮，細柔的手指把婚冠加上她的頭，大小的首飾都替她戴好。許多衣飾何用我多說呢？他這樣穿着得煥然一新，她變得十分華麗，誰也認不出她的本來面目了。

侯爵把帶來的一隻戒指給她，訂了婚約，然後讓她騎上白馬，緩步而馳，在衆人歡騰之中，擁進宮去，大家宴樂起來，直到日落爲止。

簡括說來，上帝的恩賜於這位新的侯爵夫人，誰也不信她出身微賤，曾經生長於茅舍牛棚之間，祇當是深宮中的閨秀。在一般人的眼中看去，她一天比一天見得可敬可愛，那些親眼看着他一年年自小長大的人們，也都難得相信她是荊納古拉的女兒，差不多敢於誓稱她是另一個人。她雖一晌德性純美，她的優越的性格更日見增進，慎言淑行，人人心服，見到她就不免起敬。不但薩魯塞城中個個稱道，她的美名已播揚遐邇，一人讚，人人讚，男女老幼都不遠千里到薩魯塞來瞻仰。

窩邇忒山窮陋的鄉間，娶得這高貴的女子，何等幸福，何等光榮，度着安樂的

生活，天從人願，無限歡欣，他能在微賤中選拔賢能，人人稱他有真知卓見，是世間罕有的。格麗西達生來絕頂聰明，不但處理家務有條不紊，且到了必要時，還能協謀公衆的福利。國內如有糾紛，她雖未嘗過問，却能不慌不亂，處分得入情入理，個個悅服而退。丈夫有時出行，朝臣貴爵如因故相爭不讓，她往往從中調解，她的辭婉言切，處理公正，人民都認她爲天使，下降人間來濟弱拯冤的。

格麗西達結婚後不久，生了一個女兒，雖她很想得子，侯爵心上高興，臣民也都稱賀，因爲她既先得女兒，可見她是能產的，自然還可生子無疑了。

後來，也是常有的事，當那嬰孩在母親懷抱未久的時候，侯爵蓄意要嘗試他夫人的忍耐性，心中老丟棄不了試妻的妙想，天曉得，他憑空驚擾她實在有些過分。他已試過她好幾次，並沒有找到她什麼缺點，何必還要又來作弄她呢？雖然有人稱爲妙計奇謀，我却認爲在不需要時試妻很不妥當，不過徒然使她煩惱恐懼。爲這緣故，侯爵如此進行着：有一晚上他單獨來到她的睡處，正言厲色地向她說道，「格

麗西達那一天我把你領出貧困的環境，授給你顯貴的地位，——你該還沒有忘記，我相信？我是說，格麗西達，我所給你的這個榮華，不應使你忘却當時我怎樣救你出於貧窮的情景，你現刻雖極安樂，你知道你原有的境地。留心記取我所說的每一個字，因為這裏只有你我兩人聽到。你很明白，你是如何進這宮中來的，爲時還不久；你雖對我很親愛，但對我的臣爵們並不如此。他們都說做你的從侍很不光彩，因你原是在鄉村間生長的人。尤其自從女兒生了之後，他們這樣議論得更多。我却願和他們相安無事和從前一樣。這個情形我當然不能忽視，你的女兒我要設法安置，並非出自我的心願。實在民意不可漠視，我的確不願出此，上天知道；不向你說明我是不做的，但我願你同意此事。你那天訂定婚約時在村舍裏應許過的容忍，此刻要以事實來表現了。」

她聽了這些話，在言語上神情上沒有絲毫驚動，幾乎看不出她有半點愁慮。她道，「主君一切維有遵從你的心意。我的小孩和我自己都爲你所有，不敢違拗，你對你自己的屬物，自有生殺之權，你願怎樣做就怎樣好了。願上帝救我的靈魂，你

所願意的事決不會使我不滿的，除你以外我沒有任何需要，也不怕拋棄任何東西。這就的我的意志，且將永久如此，天長地久甚至死亡，都不能毀滅這一點，或移動我這一顆堅石的心。」

她這回答，侯爵聽後暗中歡悅，可是仍裝得不樂，他走出屋子，表情很暗淡。不久他把一切主意都私下告訴了一個人，遣他去見夫人。這人是一個警衛官，有重要的事件時，他是向來很忠實可靠的，這類的人為善為惡都可以辦得週到。侯爵也知道他很有敬愛之心，聽了他的吩咐之後就來到內宮。

「夫人」，他道「我因受君命而來，願你原諒我。你是很聰明的，你知道公相們的意志，是無法違抗的，雖則實行起來令人痛心，可是下屬不敢不遵從，所以我也逃避不了，我所得的命令是來取走這個小孩，」——他再不多言，却很殘忍地拿起小孩，厲聲厲色好似要殺他的一般，就此帶走了。格麗西達祇得忍受一切，順從一切；像小羊一樣默坐着，聽憑他，如何處理。他的惡名是主凶的，他的面容是主凶的，他所說的話，和他處辦這件事的時日也都包藏着凶兆。啊！她心愛的女兒，

深怕會被他立刻致死。然而她們是不哭泣，不懊喪，侯爵之命她總遵從。最後他却開言了，卑躬地向那警衛官禱求，因他也是一個有身分的人，不妨讓她和她的孩子作末次的親吻。於是她把這小孩抱在懷裏，臉上十分鎮靜，吻着，撫慰着，然後祝福着。她柔聲向她說道，「別了我的小女兒！我不能再見你了。但我既已爲你祝福，畫了十字，願你得那爲人類犧牲的神父賜福，你的小靈魂我獻呈給他，因今夜你將爲我而死了。」

我相信奶媽看了這幕悲劇，一定也心酸淚滴，天下的母親那個不要痛呼欲絕！可是她竟如此堅定，能忍受這大的打擊，還低聲向警衛官道，「這小女孩我交給你。去吧，依照主君的命令辦法，但還有一件事，除非主君有禁令，請你務必把她葬個妥當地點，莫讓鳥獸撕食她的屍體。」他沒有接話，取了小孩一逕出來。

警衛官回報侯爵，把格麗西達的措詞表情，一點一點都簡明地訴述了一遍，又將他親生的女兒獻上。侯爵心上不免有些哀動，但是君主們主意已定，往往不易放棄，他囑咐警衛官暗中把小孩輕輕包裹起來，放進一個小箱或布包，但絕對不能被

人覺察，否則腦袋不保，是從何處來，向何處去，都不能洩漏了消息，一直送交波倫亞地方侯爵的姊姊，那時她是朋納哥的伯爵夫人，告訴她一切，請她將這小女孩小心撫養起來！並且要她嚴守祕密，勿說出這小孩的來源。警衛官依命而去一一照辦。

現在我們回來講到侯爵。他故意探尋他的妻子，由她的舉止言語上是否有什麼變動，可是他見她仍是鎮定溫柔。她侍候他，敬愛他，照樣的樂從勤快，且關於女兒的話一個字也不提。看不出她有絲毫的憂愁表示，是喜是悲，從未講過女兒的名字。

這樣過了四年，她又懷孕了，而這一次她却爲窩爾忒生了一個兒子，真是天意，長得雅緻可愛。這消息傳來不但是侯爵自己，並且全國上下無不歡欣，向上天祝謝稱頌。兩歲的時候，小孩斷了奶，侯爵要試妻的念頭又浮上心來。啊，這嘗試實在沒有必要了！可是有了妻室的人遇見能容忍的伴侶，任性而爲，竟無止境。

「妻子」，侯爵說道，「你已聽說過我的百姓不贊成你我的婚姻，自從這男孩生後，尤其指責得利害。他們的怨聲刺我的心，鑽進我的耳鼓，騷擾我的心靈。現在他們這樣說着；『窩爾忒死去後荆納古納的血裔將繼之而起，爲我們的主君，因爲除他之外我們沒有承嗣的人了。』他們的確是如此說法。我當然不能不理會這類浮言，雖不當面對我講，我却很擔憂。我願度些安頓日子才是，因此我將在晚間暗中把他處置掉，和處置他的姊姊一樣。我預先告你，免得你突然受驚，我勸你要容忍。」

「我這樣說過，」她道，「且永將如此說，我決不有任何希望，或作任何違抗，除非是你所心願。只要是你的命令，我的子女都被殺死了我也不會埋怨。我生兒女沒有盡到什麼力，不過當初患了一場病，後來受了些痛苦。你是我們的主宰者，你可以任意處理你自有之物，不必問我，我初來的時候已將一切衣物留棄在家，我也就照樣拋開了意志與自由，穿戴了你給我的衣飾，所以我求你依着你的心願做去，我惟有順從。並且我若能預知你的好惡，也一定會力求遵循，現在我既知

道了你的願望，我自當立意照辦，我若得知你願我死，我也就樂於從命，以死爲報。我的死和你的愛是無從比擬的。」侯爵見妻子節操如此堅定，垂下兩眼，覺得她竟能這樣忍受規令驚異不止，面色肅然，却心中十分喜悅。那可惡的警衛官，正如前次攫取女兒一般，或更較凶猛些，又把這清秀絕頂的男孩也提去了。她却照樣能容忍，而無憂色，吻着小孩祝了福，只不過要求他深埋他兒子的尸首，莫讓他的嫩手弱腿給鳥獸撕啄了。但他一聲不答。一逕走去，似乎滿沒有心肝的，實際上却謹慎地送到了波倫亞。侯爵見她這樣能忍，十分驚異，假若他不確實知道她真心疼愛兒女，還以爲她這樣忍受鎮定，或者是出乎狡詐，殘酷，或有存心惡毒，但他明白她在這世上，除他以外，最愛自己的子女，那是無疑的。

現在我却要請問天下女子這許多次嘗試是否已經夠了？一個硬心腸的丈夫，繼續着殘忍下去，究竟還能想出什麼更苛酷的方法去試探妻子的德操，和耐性？可是世上竟有這類人，走上了一條路似乎就退不回頭，好比綁緊在一根木根上，再不肯放棄他的初意。這位侯爵也是這樣打定主意要儘量試驗他的妻子。他窺視她的言

動，是否忠實到底，却看不出有絲毫變更。她的心地和面容都是始終如一，她年歲愈大，愛他愈真切，愈辛勤，他倆似乎只有一條心，窩爾忒的意向就是她的寄託。感謝上帝結果却非常圓滿。她充分表現着一個做妻子的遇見任何風波都可不必自出心裁，祇消以丈夫的意志為準則。

不久窩爾忒的惡名播傳到各處，說他因為娶了一個貧婦，竟暗中把他兩個小孩都殘害了。這謠言傳得普遍，也不希奇，因為百姓沒有聽說小孩的去向，無疑是被殺了。他們從前敬愛他的心，就因為這些浮言而一變為怨恨。被稱為殺人的凶手，是何等惡劣的名聲，然而弄真弄假，他終不肯停止那殘暴的行爲，他一心祇想試探他的妻子。

他的女兒到了十二歲，他遣使去羅馬教廷，事先他已暗中去通報了他的計劃，派人捏造教皇的訓旨，爲了要平息人民的怨聲起見，假詔下令侯爵另娶。我說他派他們去假造教旨，說明依照教皇聖意，得以休棄原妻，以免國內君民間的紛爭，這詔書他們宣告出去。一般平民當然認爲是真的，這消息傳進宮中，我相信格麗西

達不免心痛。可是這柔順的女子却仍堅忍如昔，願承受一切厄運的擺佈，靜待侯爵的處理，她的身心已完全貢獻了給他，視他爲人間的歸依。

簡言之侯爵寫了一封專函，說明真意，暗送波倫亞去。他特請朋納哥伯爵以堂皇的儀式把兩孩送回。如有人訪問他倆是誰家的，千萬不可洩漏，祇說這姑娘不久將嫁給薩魯塞的侯爵。伯爵一一照辦，到了日期，他來到薩魯塞，和許多貴爵們同行，十分排場護送這位姑娘，她的弟弟騎馬相從。這鮮麗的姑娘，穿戴着新婚的服飾，珠寶滿身，矚目奪目，她的弟弟已七歲，也穿得可觀。如是浩浩蕩蕩，向薩魯塞路上緩進。

在這時期，他種種惡行都做到了家却要續試他的妻，看她的德性究竟保持到什麼程度，有一天居然當衆向她厲聲說道，「格麗西達我自從娶你爲妻却也得了相當的愉快，爲了你賢德忠誠，並不爲你的世第或財富，但時到今日，我緻細想來，知道爲一國之主，卽是多方面的服務。我並不能像一個農夫那樣自由。我的臣民無日

不在喧擾迫我另娶，教皇爲了要消除民怨，也宣示同意，老實說，我的新夫人已在路上來了。願你堅定心志，讓位給她，你所帶來的嫁奩，你可以取回，作爲我的恩賞。回到你父親家裏去，誰也不能永享安樂。我勸你堅忍接受命運的襲擊。」

她鎮靜作答道，「我的主君，我知道，一向知道，誰也不能拿你的榮華來和我的貧窮相比的，那是無疑議的。我從沒有自認配做你的妻子，不，即使做你的婢女都還不夠。在這宮中你竟把我升爲夫人，——我願高天爲證，願他賜我靈魂上的快慰——我向未以夫人或主婦自居，不過承你的厚恩，做你的婢役卽爲高於萬物，我此生當永遠如此。你竟如許年來恩遇我這微賤之軀，賜我以不應得的光榮顯貴，我願向上帝和你拜謝，我祈求他厚賞你，我再沒有可說的了。我將欣然回去父家，終身伴着他。我自小長大的地方應是我結束殘生的處所，我將潔身守貞，全心全節。我旣以處女來歸於你，做了你一誠無二的妻子，這樣一個主君之婦如果變節改嫁，上帝不容！至於你的新婦，上帝洪恩，當賜你安樂與富貴！我一向享受的房室自當讓出，我的主君，我的一度的心靈所寄，現在你旣願我去，我必依照你的心願而

去。

但是你賞給原有的粧奩，我很清楚，那不過是我的破爛衣服，現已不易尋得。啊！好上帝，我們當初結婚的那一天，你的言語和儀容是何等的仁慈！可是說句真實話——至少我認爲是真理，因爲在我已經證實了，——舊愛不如新歡。但是，主君，我已把這顆心全交給你，不論命運何等乖戾，我到死也不會在言行上追悔。我的主君你知道，在我父家你會脫下了我所有破舊的衣服，那是你恩遇我，使我穿上富麗的服飾。我沒有帶任何東西來給你，惟有忠誠，赤身，和童真，現在我還你衣飾和結婚指環。其他的珍寶，我敢請你放心，都在你屋內。我赤裸裸地走出父親的家舍，我仍赤裸裸地回去。你一切的意志我願樂從，但我希望你不致於情願看我一件襯衣不穿而走出你的宮庭。這個身子曾孕育過你自己的兒女，竟赤裸裸地在你臣民面前走過，這樣不近人情的事，你當不會肯做；所以我求你不要讓我像一條爬蟲那樣走着。我的好夫君，我雖無足重輕，請你回念我曾做過你的妻。爲了償還我帶來而不再帶回的童真起見，願你許我套上一件常穿的襯衫，庶幾這曾經做過你

妻子的身體，好有些遮蔽。我不敢多煩擾你，我的夫君，現在就告辭了。」

「你穿在身上的襯衣，」他道，「不必脫下，穿着去好了。」但他心中悲憫，話說不出來，祇好走出屋去。

她當衆脫下衣履，留着一件襯衫回到父家，頭脚都是光的。衆人洒淚送行，一面詛咒無情的命運，但她却眼中無淚，一言不發。她父親聽見這事，詛咒着天生他的時日。這老人一向對於這婚事疑慮在心；從頭就想到侯爵一旦如願以償，自然就會感覺門第太不相當，不免要及早休棄。他趕出去接着女兒，因為聽到人聲，知道她回來了，哀哭着把她的舊衣慌忙替她披上。可是實在穿不上身了，布質粗糙，且自從她出嫁以來，這件衣裳更是破損了不少。

如是經過了相當的時期，這朵良妻之花伴着她老父居住，泰然自若，在人前或是獨處，從不懊喪懷怨。似乎她已忘却了當時的榮華。也是理所當然，富貴之日她未嘗誇耀過，向來是卑躬自處，從沒有驕養誇矜的習氣，終是忍耐，謹慎，正真，對丈夫溫柔忠貞。人們談到謙和的美德，總提起佐布，學者尊爲聖賢，雖然他們少

有稱頌女子的忠良，但未見一個男子比得上女子的謙遜，或有女子那樣一半的忠誠，除非晚近有什麼德高望重的人物出現。

朋納哥伯爵由波倫亞來，風聞全國上下，百姓都聽說他帶來了新侯爵夫人，那場面的闊綽，是倫巴底西部從未見過的。侯爵定下這條計謀，心裏都明白，在伯爵未到以前，遣人去找那貧窮的格麗西達，她和悅謙卑而來，心頭沒有半點傲氣，却跪着向他小心請安。

「格麗西達，」他道，「這位女郎將爲我的夫人，我決定明天正式接入宮中，每人有相當的位置，職守和娛樂，我實在找不到一個女人能前後照料得如我的心願，所以要來替我看顧一切。你多年來很知道我的性情了，雖然你的衣服破爛，不堪入目，至少你可以盡職做去。」

「主君」她道，「我不但願意此刻聽從你，且願一切盡力爲你服役，以求永得你的歡心，決不畏縮，我的心魂將不願難易，忠誠愛你到底。」

說完就動手收拾房屋，擺掉舖床，盡力做着，請婢僕等趕緊打掃整理起來，她行動最爲勤快，外廳內室到處佈置。

近午的時候，伯爵到了，這兩位男女公子同來，衆人趕去觀看他們，富麗的服飾，羣衆議論着侯爵，究竟眼光不錯，新婦確是鮮艷無比。他們都認爲她較格麗西達爲美，年齡也輕，她出身顯貴，當然結合的成果可以更完美滿意。她的弟弟也是容貌秀美，大家看得稱奇，讚賞着侯爵聰明能幹。

「啊，暴風雨一般的民衆！像屋頂的風標一樣轉動着，沒有定向，不願忠信，不加思索，愛聽新的謠傳，和月亮般忽圓忽缺！稱長道短，其實值不得半文錢！你們的批判靠不住，你們的忠實不能善終，誰若信託你們，簡直就是蠢漢。」城中有心肝的人這樣講着，而一般羣衆到處趕着熱鬧，因他們專趨新奇，有新夫人到臨，就興高采烈起來。我現在且按下不談，回到格麗西達敘述她的忠貞和勤奮。

格麗西達忙着籌備婚宴。她的衣服雖然粗陋破損，她却滿不在意；面形喜色地和衆人去門口歡迎侯爵夫人，然後又繼續做事。她接待着客人，知情達禮和悅可親，誰也看不出有半點欠缺，大家見她衣衫襤褸，而如此明察有禮，煞可稱羨，却不識她是什麼人，驚疑不已。她並且不斷地真心讚賞着新婦，和她的弟弟，誰也沒有她稱揚得周全。

最後貴爵們就席，格麗西達正在廳中忙着料理事務，侯爵喊她進來。

「格麗西達」他似乎打趣着說道，「你覺得我的新婦德貌怎樣？」

「好極了，主君，」她答道，「我是真心話，我從未見過比她更美的人物。我祈求上帝賜她安樂，並給你倆終身的快慰。我却要勸告你一件事，千萬不可酷待這位鮮嫩的夫人，像你待遇旁人那樣，因她驕養成成人，我想不見得能像貧家兒女一樣能經受挫折呢。」

窩爾忒見她能忍，且意態蕭然，雖屢次刺激她，却她不懷一點怨念，看她猶如石壁一般堅定，永留着童真，這殘忍的侯爵，憐憫她真誠的婦德，也不免有些動心

了。

「這很夠了我的格麗西達」他道，「不必再怕懼，不必再操心。我已試夠你在貧困或優裕之中，一樣忠貞仁慈，天下沒有一個經受過這樣的試探。現在我深知你的意志堅定了，親愛的妻。」——他伸臂擁抱着她，親吻她。她驚訝的沒有聽到他的話；她似乎才從睡夢中醒來，直待驚奇漸漸安定下來。「格麗西達，」他道，「有爲我們犧牲的上帝爲證，你是我的妻，我並沒有旁人，也從未有過，上帝救我的靈魂！這就是你的女兒，你以爲她是我的妻，這男孩將爲我的後嗣，確是我預定的主意，你的胎裏孕育了他。我私下送他們到波倫亞養大到現在，從新接收他們回來，你再不能說你失落了你兩個孩兒。我警告懷疑我的人們，不可認爲我存有惡意，或居心殘酷，無非是想試驗你的婦德，並沒有殺害我的兒女，——上帝不容！——不過是暗中把他倆收藏着，直等我查訪出你的真心來。」

她聽了這話，憐憫驚喜，不禁暈倒，醒後喊她兩個孩子過來，哭泣着，抱着他倆溫柔地親吻真是一個慈母，滴滴眼淚流注他們頭髮和臉面上。看她那樣暈倒，聽

她柔弱的語調，令人生憐！「謝恩了，主君，」她道，「我感激你救了我的親生女兒！現在我馬上死去也很甘心了；我既仍能蒙受你的恩愛，何愁我的靈魂隨時消失！啊，我的嫩弱的親愛的孩兒！你們的母親憂愛心重重，深信你們已被殘犬毒蟲戕蝕了；却上帝洪恩，父親仁慈，將你們小心守護到今天。」說到這裏她又暈倒了。她却緊抱着她的兒女，使用了方法和相當的麻煩，才把他們由她懷中拉開。旁觀的人流下無限同情的淚；差不多不忍再看了。

窩爾忒撫慰着她，勸她快樂，她醒來自覺羞慚，人人都爲她鼓舞，後來她重複鎮定起來。窩爾忒盡力求取她的歡心，看他倆重歸和諧，無限欣慰，真是罕有的佳話。宮女們湊了一個時機，引她進入內室，脫下她的破舊衣服，換上金服，綉耀奪目，又替她戴嵌滿珍寶的冠冕，擁出廳堂，人人向她致敬，也是她所應受。如是這愁慘的日子終歸喜樂的結局，大家都盡量求歡取樂，直待星光照地方罷。衆人看來，這天的筵席，比常年的婚宴却更爲豐盛奢靡。

此後，她倆多年偕老，富足，安樂，和諧，侯爵將女兒嫁給意大利的一個富有

的貴爵，她又守養岳父在宮，安康終老。格麗西達的兒子，繼承父業，太平無事，結婚也很順利，却沒有苦試他的妻子。

現在這世上人心不古，是無可諱言的，請聽我的原作家所說的話。這篇故事的用意，講來並不在求天下做妻的都去學格麗西達那樣卑順，因為學她未免不近人情；却在奉勸世人應像她一樣遭遇不幸而能意志堅定。佩脫拉克以卓越的文體寫出這故事來。一個女子既能容忍世人，我們應如何虛心接受上帝之賜，因他若來試探他自己所造之物，豈不是理所當然。他所贖救的生靈不會來誘惑，如聖詹姆士所言，你們可讀他的書札，但無疑的他是隨時試測世人，讓我們受盡千辛萬苦，用種種方法鞭罰我們，並非驗我們的品質，因他在我們有生以前已知道了我們的弱質，不過是訓練我們。他的治理最善，我們應以磨練德性為生命。

三個惡漢尋找死亡

從前在法蘭德斯地方有一夥年輕人，不務正業，專事吃喝嫖賭，終日琴管琵琶，歌舞荒唐，全無節制，在魔王的廟堂上崇拜魔王，瀆褻神明；他們發着犯神的狂誓，聽來令人不寒而慄；把教主耶穌詛咒得體無完膚；似乎還嫌猶太人沒有把他支解得稱意；並且人人都在戲嘲着彼此的罪惡。還有窈窕的舞女，賣果的，彈唱的，賣淫的，無非是魔王的使者來吹燃起慾火，飲食和男女，本是同伴；我有聖書可以證明，酒醉顛狂乃荒淫無度的勾當。

.....

却說那時有三個惡漢，一清早於晨鐘還未報時以前，已在店舖裏坐下甜飲了；這時聞他們聽到叮玲之聲領着人們抬了一個死人去埋葬；這三個漢子中有一個向店小伙喊道，「你快去問那抬過去的是什麼屍首；務必問清他的姓名，回來報告我

們。」

「先生，」店小伙道，「不必去問。你們來此之前兩個鐘頭，已有人告訴我了，他原是你們的老同伴，夜間在櫓上坐着喝酒，酩酊大醉；忽而死去；有一位名爲『死亡』的，潛來此間，在這地帶殺了許多人，他用劍矛把他的心摧裂兩半，接着一言不發，轉身走了。這次疫症流行，被他殺害的人已不下千數：先生，你未見他以前，我想應該有些準備，不可輕敵；隨時隨地都要防禦着他。我的母親是這樣教導我的，旁的話我就不會說了。」

「這孩子說的是真話，有聖瑪利亞爲證，」店主道，「離開這裏一里多路，有一座大村落，這一年以來，村上婦女小孩，村夫野漢，都被他殺死了。我想他的住處一定就在那邊；謹防着他，莫被他傷害了，這確是上策。」

「噢，上帝的手膀，」這惡漢道，「遇見了他竟有這大的危險嗎？我以上帝的好骨頭爲誓，定要去大街小巷搜尋着他！聽哪，伙伴們，我們三個等於一人；大家舉起手來，結爲兄弟，共同發願，以殺死這個害人的『死亡』爲目的；他殺了許多

人，我們在天色未黑以前，必須結果了他的命，有神明爲證。」

於是三人發了盟誓，彼此同生同死，視若弟兄一般。他們在狂醉中一同站了起來，向那店主所說的村落走去，一面發着許多兇惡誓願，把基督的聖體撕得粉碎——「祇消把死亡找到，必置之死地。」

當他們還未走到半里路的地方，正在跨過一段籬圍，看見一個貧窮老翁。老翁謙和地招呼他們道，「先生們，上帝照顧你們！」

他們中間最粗魯的一個答道，「什麼！老漢子，倒霉的東西，你爲什麼全身裹得這樣緊，祇露出臉面？你這樣老的年紀爲什麼還不死？」

老翁抬頭凝視他臉上，說道，「因爲我雖走遍了世界，由此直到印度，在鄉間或城市，却沒有找到過一個人願意以他的青春來換取我的老年；所以我不得不依從上帝的意志仍舊守着我這老年。呀，死亡也不肯來取我去；因此我祇得像一個到處飄蕩的光棍，從早到晚，手杖擊着地面，步步緩行，這大地原是我生母之門，我向地訴着，「親愛的地母，讓我進來吧！看哪，我的血，肉，皮，都要消失殆盡了！」

呀，我這把骨頭何時才能安息哪？地母，我願和你交換一副軀殼，在這榨舍裏我居住得過久了，但願求得一塊毛布來裹蔽着我！」可是她仍不賜我這一點恩惠，因而我的臉色日形蒼白消瘦。却是，先生們的你們對一個老年人這樣粗魯實在太無禮了，除非爲了他的言行有錯。聖書上你們自己可以讀到，『看見一個白髮老翁，你應起立；』我所以要勸你們，現在不可冒犯老人，正如你若活到了這年齡，也不願旁人冒犯你一樣；上帝照着你們，憑你走向那裏去。我還得去我所應去的地方呢。」

「不成，老傢伙，」第二個賭棍說着；「聖約翰在此，不能這樣輕巧的放你走！你剛才提起那個害人的『死亡』，他在這地帶把我們的伙伴都殺了。我曉得底細，你就是他的探子，你說出他的去處來，不然你走不了，上帝有眼，聖典作證！你準是他的一伙，同謀着來殺害我們的，你這賊東西！」

「啊，先生們，」他道，「你們假若真想找到『死亡』，就順着這條曲道而去，因爲我確是在那邊樹林裏和他分手的，祇在那棵樹下，還在那兒等着呢；任憑你怎樣信口噴壤，他終不會躲避的。你們看見那棵橡樹嗎？就在那裏就可找到他。」

上帝把人類贖回，願他救助你們，糾正你們！」——老人如此說着。

惡漢三個一逕跑來樹下，那裏他們竟發見有許多圓滑光澤的金幣，看來可以裝得八斗。他們不再尋找「死亡」了，個個看了心中狂喜，都圍着那奇麗耀眼的金幣坐下。他們中間最壞的一個最先開言。

「弟兄們，」他道，「留心聽我說來；我雖常常打趣說笑，可是我的腦袋却很精細的。幸運賜給了我們這堆財寶，可使我們一生享樂不盡，來得既容易；我們也不妨化得大方。噫！上帝可貴的尊嚴！誰會想到今天有這洪運？可是這金子如能搬運到我家或是你家——你倆反正明白這財物已屬於我們了——那我們就可以真正的快樂了。然而在白天是無法搬運的；人們會把我們認爲強盜，而爲了我們自己的金錢反把我們致死。所以這堆金子必須很小心地在黑夜裏移動。我的意見是大家來抽籤，誰若抽到最短的籤子，就高高興興的馬上跑進城去，悄悄買些麵包和酒來。其他兩人却應很機警地守着這財寶；進城的人如果不多耽擱，到了晚上我們就可搬金子到一個大家認爲妥當的地方去。」

一人拳中捏着籤條，讓其餘兩人先抽，結果是最年輕的一個抽中了；他就馬上進城。等他剛走，這裏一個第三個人說道，「你明白你我是結拜的弟兄，現在讓我來教你怎樣可以佔得些便宜。你知道這個伙伴走了；而金子在此，數量不少，講明的是三人均分。可是我若想出法子由你我兩人平分，是不是可以算得我對得起你呢？」

那人答道，「我猜不出怎樣一個辦法；他已經知道金子在我倆這裏，我們如何辦呢？我們怎好向他解釋呢？」

「你能不能守祕密？」這個惡棍說道，「我將簡單告訴你怎樣着手，怎樣才做得圓滿。」

「我答應，」那個道，「決不賣你，我誠意立誓。」

「那末，」這個人道，「你明白我和你祇有兩人，並且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強些。等他坐下之後，你就馬上起來裝假和他玩耍；我就可以一刀刺穿他的腰間，同時你也用刀照樣戮去；這樣，金子就由我倆平分了，好朋友；從此我們可以滿足一

切慾念，儘可痛快賭博。」如是，這兩個惡漢一同謀殺那第三個人。

這最年輕的一個，向城裏走去，心中縈繞着那些嶄新閃耀的好金幣。「啊，天哪！」他道，「我若獨得這所有的財物，天下就再找不出比我還寬裕的人了！」最後，我們的公敵，魔鬼，使他想起買些毒藥來，好毒死他兩個同伴；魔鬼看得清白，知道他有隙可乘，正好害他墮落，他已滿心祇想殺死他們，再不會回心轉意了。他一逕趕去，不作滯溜，走進城來，到一家藥舖，請求賣些毒藥給他，預備毒殺老鼠之用；院子裏還有一隻臭貓，他說，吃過他的閩鷄，所以他一心想在這些夜間害人的蟲獸身上洩一次鬱憤。

那藥舖老板答道，「這毒藥是有的，願上帝救我，世上沒有一個動物吃了或喝了這藥物祇一粒穀的分量，而還能不立刻死去的；他是必死，並且在你還未走到一里路的時候，就可喪命，這毒藥是如此猛烈。」

這惡棍把毒藥盒子拿在手中，又跑到第二條街上，向人借了三隻瓶；兩隻瓶裏他倒進了毒藥；還有一隻沒有下毒，留為自用。他準備工作通宵，搬運金錢出來。

這惡漢願魔鬼找住他！把三個大瓶都盛滿了酒，然後回到他伙伴這裏來。

何用多說呢？他們已計謀好怎樣把他致死，馬上就照辦了。辦完之後，有一個人說道，「現在我倆好好坐下喝酒，先來行樂，慢些再去埋葬他。」說着偶然拿起有毒的酒瓶喝了一口，又遞給他的伙伴去喝，因此他倆都立刻斷送了性命。

的確，我想阿維生也沒有在他的任何醫學經典，任何篇章中，記載過像這兩個惡棍臨死以前那樣奇特的中毒情景。如是死去了兩個囚犯，而那下毒的惡漢也未免於一死。

腔得克立

從前有一個貧窮的寡婦，已過了中年，在某窪谷中林邊一所小茅舍裏居住。這
個寡婦自從丈夫死後，居家非常簡樸耐苦，因她的產業和收入很少。上帝所賜的一
點東西她小心栽培，維持自己和兩個女兒的生活。她祇有三隻大母豬，還有三頭牛
和一隻羊子名叫穆勒。她在那煙塵污穢的房舍裏吃過多次的簡陋餐食。她從來不用
什麼香辣醬油。沒有一顆美味的食物吞進她的喉管；她的食物和衣服是同樣的貧
乏。她從未因飽饜而致患病；有節制的飯食。以及勞動和知足的心，是她惟一治身
的良藥。沒有痛風病使她避免跳舞，也沒有中風症驚擾她的頭腦。她不喝酒，那管
是紅是白；桌上的食物無非是黑白兩色，牛奶和粗麵包是不會缺乏的，還有烤醃肉
以及不時一兩個雞蛋；因為她還是一個製酪的婦人。

她有一個牧場，四面圍着竿絲，挖着一道乾溝，在這裏他餵一隻公鷄名叫腔得

克立。啼喔起身，四鄉沒有能比得上他的。他的嗓子比教堂裏禮拜天的琴聲還來得美妙。他在棚舍裏唱着司晨比一座鐘或寺院中的時針還要準確。他天性能通曉那經度裏晝夜平分線的每一轉移，祇消上升了十五度，他就啼唱起來，決不含糊。他的花冠紅過精美的珊瑚，上面的鋸齒嵌缺着像堡壘的城頭；他的硬嘴黑得像烏玉一般晶亮；他的腿和脚指像琉璃；他的爪比百合花還白，他過身的顏色像磨光的黃金。這位高貴的鷄公，手下管轄着七個鷄母，供他取樂，七個都是他的姊妹和情侶，看來和他一樣精神；而其中頭下最具姿色的就是坡德洛特小姐。她品性溫柔嫺淑，是一位良伴，舉止溫雅，自從她生出第七夜起，已把腔得克立的一顆心鎖住了，而那把鎖的鑰匙却由她掌管；他愛她，實是他的幸福。紅日上升的時分，聽他倆合唱『我的愛遠處去了！』一首歌，音調和協，夠是有趣。據我所知那時的飛走獸都是能說能唱的。

有一天清晨，腔得克立坐在棚舍裏的棲枝上，妻子們都圍着，美麗的坡德洛特挨近身旁，他的喉頭忽而呻吟起來，好似一個人做了一場惡夢一般。坡德洛特聽見

他叫喚，說道，「親愛的心，你這樣呻吟是何緣故哪？你真算得一個睡漢了；你要不要體面的！」

他答道，「夫人，請你不必担心；天有眼我不是撒謊，我剛才做了一個惡夢，此刻心中還在跳動呢。求上帝保佑我的夢，莫把我關進幽獄去了！我夢見我正在場中遊逛，忽看到一隻像獵犬似的獸想抓住我，殺害我。牠身上是紅黃之間的顏色，牠的尾巴和耳朵的尖頭是黑的，其餘的毛色不同；牠的鼻子細長，兩隻眼睛發亮。牠的模樣真可怕，此刻仍使我嚇得要死。這就是呼喚的緣因。」

「滾啊！」她道「不要臉的沒胆量的東西！呀，上帝在天，你已失掉了我這顆心和我的愛情。的確，我不能來愛一個懦夫！任憑女子說得天花亂墜，沒有那個不願意要一個勇敢，聰明，大方的丈夫，要他能共守秘密，却不愛守錢奴，或傻漢，或見了刀槍就害怕，可是也不願意要一個誇大狂，有上帝作鑒！你怎樣有臉對你的心愛說出一個怕字？你到底有沒有男子的心，虧你還長着鬚鬚呢？呀，你還怕起夢來了不成？上天知道，夢不過是件空幻的東西。夢是人體中氣汁餘剩而致，或係

多血，或係多氣，或因各氣的混合。你夜間這場夢實由於紅胆汁的過剩，這可以使
人怕箭傷，怕紅的火燄，怕紅色的獸來咬，怕打架，以及大小的狗，熊之類；正如
鬱胆汗能使許多人在睡夢中驚呼着黑熊，黑野牛或黑鬼在趕他們，也是同一道理。
我還可以指出許多其他的氣汁使人不安的，不過我不用多談這個問題了。啊，克托
是一個賢明的學者，他不是說過，「不要把夢認真了」嗎？

「你老先生哪，看天的面上，我們飛下棲木去，請你吃一服瀉藥就好了。以我
的生命和靈魂來打賭，我決不撒謊，實在是勸你以正道，你且先把紅黑胆汁肅清；
趕緊恢復你的體質，就是城裏沒有藥舖，我也會教你如何自己採取；祇在這場子
裏，我將找出那清上除下的藥草來。不要忘了，看上帝面上！你的胆汁過多；你該
當心那上升的太陽找見你身子裹滿了熱的氣汁。假若他見你如此，我將賭你一塊銀
元，你將得隔日瘧症，或發起大寒熱來，可以致你的命。一兩天之內，你祇應吃一
二條蟲子的清淡飲食，然後進一服清涼劑，如甘遂桂，龍胆草，延胡索或 *Helleb-*
one 之類或如我們場上所生的續隨子，鼠李果，或藥藤，吃了就舒服；地上新鮮長

着的就啄來吃。爲你的老父起見，丈夫，放心，不要怕夢，我沒有什麼可以多講的了。」

「夫人，」他道，「你學識好豐富。可是談到克托先生，他的智慧是有名的，他雖教人不要怕夢，老天呀！還有許多比他更有權威的學者，著書立說，他們的意見却和他相反，他們根據經驗，認爲夢確可暗示人生的悲樂。不用什麼論辯儘有事實可以證明。」

「一個大著作家的書上曾說，有一次兩人結伴去虔誠朝聖；走到一座熱鬧的城市裏，找不到有空房的客店，連一所兩人可以同住的草舍都沒有。因此那一夜他倆祇得分手；各自尋找住處休息。一個找着遠處場子裏一間牛欄與耕牛同宿；另一個却住到很舒適的房子，也是幸運，我們那個跑得了幸運的支配呢。」

「天明以前很早的時候，這個人躺在床上，夢見他的朋友向他呼喚道，「呀！我今夜在牛棚裏要被殺了。救我，好兄弟，不然我就死了。趕快來呀！這人驚醒，可是轉過身去沒有理會。他以爲夢是不作準的。如此他夢了兩次；第三次似乎他的

同伴走到他面前說道：「現在我已被殺了。看呀，我的深而寬的傷痕，流滿着血呢！你大早起來，到西城門口你會看一輛滿載糞渣的車子，我的屍體就被人偷藏在裏邊；你可以大胆擋住那輛車。老實講，是因我的金子斷送我的性命。」他又細述了一番他如何被殺的經過，蒼白的臉上，好不淒慘。確實他的同伴找出那場夢都證實了，因為次日清晨，他來到同伴的住所；走到牛棚那裏，他喊着他的名字。

「店主應道，『先生，你的同伴走了。天亮時他就出了城。』這人心中生疑，想起他做的夢，一逕來到西城門，看見一輛糞車，正預備去田裏施肥，車上的形色正如你聽到死者所講的一般。他壯着胆子大喊報仇，要使這罪犯正法。『我的同伴昨夜被殺了，正在這車子裏僵臥着呢。我向治理這城市的縣長叫冤。啊，來呀，我的朋友在這裏被殺死了呀！』我何必多嚙嚙呢？居民都趕出來把糞車推翻，撥開糞渣，中間發見了那被害者的屍首。」

「啊，祝福上天，你是如此公正真誠呀，你永有方法揭示謀害的暗計！暗殺是隱瞞不住的，每天我們都看得清白。殺人的太可怕了，是大公的上帝所不容隱藏

的，雖然有時兩三年不能破案。殺人的罪案終究會暴露的，這就是我們所得的結論。縣官馬上捉住車夫和店主，上起苦刑，他們立即招認了，於是去正刑吊頸而死。

「由此可見夢是不能輕視的。的確，我就在這本書上讀到，祇是下一章裏，——我不撒謊，因我還希望靈魂得救的——有兩個人本想渡海遠行，可惜起了逆風，只好在那海灣邊景色絕佳的城裏停留；一天晚上，風却轉了方向，照了他們的意想吹了起來。他們心中喜悅，上床安息，準備次晨一早起程。可是其中一個睡着時，遇着一件奇蹟，天快放亮之際，他得了一個奇夢。他覺得有一個人站在床邊，勸他留下不要動身，說道，『你若明天出行，你必遭淹死；我沒有多講的了。』」

「他醒來把這夢告訴他的同伴，勸他作罷；那一天最好不必起航。他的同伴睡在他旁邊，儘量嘲笑他一頓。『夢幻嚇不倒我，』他道『我不能因而攔下我的事來。你這夢不值我一笑，夢不過是虛幻無聊的東西。人們夢見梟，猴，和許多奇獸怪物；夢見些過去未來沒有的東西。但是你既想停留在此，自願意惰下來，錯過你

的機會，上帝知道我心上憐憫你；只好祝福你，說聲再會了。」他於是啓程而去。可是他還沒有走到半程，我不知係何緣故，也不知碰到了什麼惡運，忽然船底破裂連船帶人一同沉下了水面，旁邊還有其他同行的船隻目擊當時的情景。所以，好親愛的坡德洛特，由於這些往事，你要知道人不可把夢看得太輕了；我告訴你有許多夢是很可怕的。

「我讀聖肯納爾慕傳裏，記他曾做過一個夢；他是麥細亞國王肯諾爾夫的兒子。一天在他被害的前一刻，他夢見自己被殺。他的保姆把那夢向他解釋，囑他注意旁人謀殺他；但他不還七歲，心地聖潔，顧不到什麼夢的事。天哪，我願犧牲我的內衣，祇想你能像我一樣念一遍那篇故事。坡德洛特夫人，我告訴你老實話，那位記述西比渥在非洲的一段奇事的作者馬克羅俾阿斯也認定夢是事實的先兆。

「再有，我求你在舊約達尼爾一書裏細談一下，且看他是否把夢當做空幻。再談關於約瑟的事，你就知道夢有時——我不說每次——是不是後事的預告。且看埃及王法羅先生，和他的麵包師和膳司，他們是不是把夢認爲全無道理的東西。誰若

翻開各國的史乘，都可讀到夢的奇示。啊，克列塞斯，曾爲呂底亞的國王，他不是夢見自己坐在樹枝上，昭示他將被吊死嗎？啊，恩德羅馬克，赫克多之妻，在赫克多喪命之那天，前一夜做夢說他如果次日出戰，就保不住性命。她警告他，無效，他仍舊出戰，就被阿基利斯殺死了。但那故事講來太長了，我也不能再停留，天已經放亮了。簡言之，我做了這場夢必有災難；至於瀉藥我是不信的，我很知道，那是毒物；我最恨瀉藥，我和他全無緣分。

「現在我們談些快樂的事吧，這事暫且放下不提。有一點，夫人，我是願得救的，上帝已賜了厚恩給我，我見了你眼邊的珠紅，你的美貌，我一切的恐懼都消失了；福音書裏說的好，*Malier hominis confusio*（紅顏是男子之禍水）——夫人，這句拉丁的原意，就是『女子是男人的福樂所寄。』我夜間竟得你柔軀的身邊，雖因棲竿太窄，我不能再靠緊些呀！我已滿心快慰，那裏還管得着什麼夢幻呢？」

如是，他從棲木上飛下地，那時已是大天光了，他的鷄母們都跟下來，他咋咋

地召喚她們，因在場上找到了一粒穀。他好生高傲，怕懼已經冰釋。在辰刻以前，他已撲了坡德洛特不下二十次。那神氣好像一隻猛獅，脚尖提起，上下踱着步；腳底不惜落着地面。找到一顆谷他就咯咯地叫，他的妻妾們都趕攆他去。我將暫時由他在場上，像朝廷的帝王一般高傲，此刻且按下不提。

天地初創，上帝造人的三月，已經度完，自從月初以來，過了三十二天，腔得克立帶着七位妻妾，踱着大步，好生精神，太陽在金牛宮已轉過了二十一度有零，他的眼睛向着日光射去，天性使他看出是辰刻時分，何用下界的知識灌注，這時他興高采烈，啼唱起來。「太陽已爬上了天庭四十一度有零，」他道「坡德洛特夫人呀，我的世間幸福所在，你聽那快樂的鳥唱，看那鮮花的開放啊，我的心中充滿了歡慰！」可是不測的災難降臨了，因為上天是知道的，快樂的盡頭穩是災難啊。上帝也知道，世間的幸福失得最快；一位辭章家如能記錄儘可認為一點無上的真理，在史書上寫着永傳不朽。天下聰明人聽着；這個故事是絲毫不假的，我敢担保與婦女們所共同崇尚的湖上郎司洛傳一樣真切。現在我回到正題上來。

一隻墨黑狐狸，險詐成性，在林中已住了三年，那天夜間，因着天兆，穿過了籬圍，偷進老場子，那裏腔得克多和他們妻妾們常在轉動；他靜悄悄地伏在一窩草上，直到晝午時分，等候捕拿腔得克立，這本是殺人者的慣技。啊，設陷作惡者，啊希臘的西弄，你害得屈羅亞好苦呀！啊，腔得克立，那天早晨，你飛下棲木，來到場中，那時可詛咒的時刻啊！這天的災厄你已得有夢兆；但上帝所見到的是無從避免的，有些學者本是如此見地。任何博學之士都可告訴你，書院裏關於這問題有過激烈的論辯，儘有千萬人因此而相爭不已的。我却不能像聖奧古斯丁，或波依塞或白拉凡頓主教等人一樣推敲入微，究竟上帝的先知，是否必然強制我做一件事，——我所謂「必然」是指絕對的必然而言；或者上帝雖早已預知，而我仍有選擇的自由；或者他的先知完全不束縛我，却給我以有條件的必然制裁。這些問題我不願多提；只是講一隻公雞的故事，你可以聽到，他不幸受了母雞的勸告，雖然得了夢的啓示，却清早就在場上走動。婦女的話是害人的；婦女的話最初就闖下了禍，使亞當離開了舒適快意的樂園。但我埋冤女人不知會得罪了誰，我們不必多說了，我

原是講的笑話。請讀討論婦女的作家好了。這些都是這隻公雞所講的話不是我說的；我決不會憑空侮蔑女子的。

坡德洛特和她們的姊妹們在日光下沙中沐浴，好不舒適快活，精壯的腔得克立比海水中的人魚還唱得高興；非西洛格斯的確說過人魚是善唱的。那時，他一眼看見草中憩着一隻蝴蝶，驚覺得那狐狸躲藏在一邊。於是他無心再歌唱了，却祇願「咯——咯——」喊着，驚跳起來，猶如心上受了驚嚇的一般。禽獸見到了仇敵，天然只知道奔逃，就是從未見過的也是一樣。

腔得克立剛發現他的時候，就想逃避，那知狐狸立刻說道，「尊貴的先生，你向那兒去呀！你，怕我嗎？我是你的好朋友啊？我若存心戕害，或侮慢你，我就簡直是隻惡鬼了！我並非要來窺伺你的，我確是來聽你歌唱的。你的嗓子真是美若天使。你比波依塞或任何音樂家都善於傳情。我的主子就是令尊——願上帝祝福他的幽靈——和令嬪，承她不棄，都駕臨過敝舍，使我滿心感奮；現在你先生，我也實在喝望得很。請到歌唱，我不得不說，除你以外，我若聽過任何人像令尊清早那樣

唱得入神入化，我情願兩眼都打瞎。的確，他所唱的曲調，無不打心頭湧出。他因為要引嚙高歌，他竭盡全身的氣力，兩眼緊閉，跂立脚尖，伸長細頸，唱入雲霄。他並且十分精細，所以樂技絕妙，智慧超羣。我在驢哥「波納兒傳」裏讀到一隻公鷄，因為一個牧師的兒子，在年幼無知的時候，向他腿上打了一下，候他成人後，居然使他喪失的教職。可是把這隻公鷄來比令尊，他的智慧能幹還根本是無從比擬的呢。現在請你一唱，大發慈悲，且看你能趕得上令尊的本領不能？」

於是腔得克立撲起兩翅，——他被諂媚得通身發熱，那裏還覺察得他的奸詐。呀，大人先生們，你們衙署裏要有多少獻媚附和的人，他們比那些向你進忠言的人更能說得動聽。請讀傳道副書中關於諂媚的一段，務必留心他們的詭計。腔得克立於是蹺起脚跟，伸長頸子，閉攏雙眼，放心大唱起來。這位狐狸羅素先生馬上跳向前來，一口銜住他頸下，馱上背就向林中飛跳，那時還沒有人看見他。

啊，命運是躲避不了的。啊，棲木上跳下來的腔得克立，啊，他的妻竟沒有理會夢的暗示——這件事發生在一個主凶的星期五。啊，維納絲，人生求樂的女神，這

位腔得克立既是你的侍役，他盡力奉承過你，爲了取樂，不想生聚，爲什麼要在你這一天使他遭受災殃。啊，哥弗立呀，我的尊師，當你高貴的利查王被人槍殺，乃你是何等善於致哀，我何以沒有你那文才，像你一樣咒罵這個星期五呢？他也是星期五這天被殺的啊。我如有天賜的文才，你將聽我怎樣的悲唱腔得克立的恐怖與苦痛啊。

的確，伊利安陷落時，潑路斯抓住了普萊謨王的鬚鬚，白刃一戮，把他殺死，像伊尼亞德詩中所說，全城的婦女哀號震天，却還比不上那天場上的鷄母們，見了腔得克立被劫時叫喚得那般利害。而坡德洛特夫人嚷得最響，勝過羅馬人燒毀迦太基城時，哈斯狄巴的妻喪偶的哭聲。她那時心痛欲狂，自投火中，堅志自焚而死。啊，傷心的母鷄們，正如尼祿縱火焚燒羅馬時，先老死難，夫人們的哭聲才比得你們的叫嚷；因爲尼祿將他們無故地殺害了。

現在我重歸原題上來。這可憐的寡婦和她兩個女兒，聽見母鷄們的擾攘哀號，馬上趕出門來，看着狐狸跑向樹林去，背上馱着鷄公，她們喊道，「出來啊！快

呀！救命呀！狐狸來了！」她們跟着追，還有許多人也拿着棍子趕上去。看家的狗，可兒，和泰爾波和格郎，還有馬爾金手裏拿紡織桿，都跟着跑；以及母牛，小牛豬豚都奔跑起來，因為狗的狂叫和男女們的吶喊，驚擾了牠們，牠們嚇得心驚胆跳，一起拼命地趕逐。沒有一個不在吼嚷，簡直和地獄裏的羣鬼一般；鴨子也咕叫着，似乎要被人屠戮；鵝兒嚇得飛上了樹；窠裏的蜂羣也擁出來了。那聲響好生驚人，求天保佑！哲克斯吉洛和他的暴徒們擊殺法蘭斯德時候也決沒有像這天追趕狐狸那樣一半的咆哮。他們帶着有銅，木，角，骨各種的號筒，他們吹着，吼着，似乎青天都要掉下來了。

你們列位請聽：啊，命運的轉變真快，她可以把仇人的希望和驕矜於頓時打消。這位鷄公，躺在狐狸背上，心中顫慄着向狐狸道，「先生，我假定是你，上帝助我，我一定對他們說，『你們這班無聊的村夫愚婦，轉頭回去吧！天降厄運給你們！現在我已到了林邊；憑你們怎樣，這公鷄將在此居留了。我將立刻把他吃掉！』」

「是的，就這樣辦」狐狸答道。他正說着那句話時，忽然，那公鷄很輕巧地由

他嘴邊掉了身，頃刻間飛上了樹。狐狸見公鷄去了，說道，「呀，腔得克立啊！我把你搶出場子，驚動了你，很對不起。可是，先生，我並非存心害你。請下來，讓我使你明白真情，上帝助我，我決心不會向你撒謊。」

「可是」他道，「我詛咒你我兩個。我先詛咒我自己，連血帶肉地詛咒，如果我還第二次再來受騙。你再不能用你的諂媚使我閉着眼歌唱了；因為一個人該睜眼看清楚的時候却閉上了眼，上帝決不賜福於他！」

「的確，」狐狸道，「上帝降厄運於他，如果他不小心在應該守緘默的時候，胡亂開口說話。」

啊，疎忽怠慢，誤信阿譽的人，就得如此的結果。但你若把這篇故事認為無稽之談，當作一隻狐狸或一隻公鷄和母鷄的趣聞，願你務必摘取其中的教訓。因聖保羅說過，一切寫作都是為教義而寫作的；應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親愛的上帝呀！願你以你的意志，如我的主教所指訓的，使我們都做好教徒引我們浸入上帝的福澤——阿門。



康特波雷故事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原作者 英

譯者 方重

發行者 雲海出版社

上海北四川路北仁智里七六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滬)

每冊定價國幣 元

57
202377